

4343

陰光透嫁



上海世界書局印



嫁後光陰提要

本書爲小說名家江紅蕉君第一傑作。治家庭小說。言情小說於
爐。而主旨則在寫嫁後之情事。所謂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昔守
祕而不宣之旨。今則以細膩之筆。清麗之詞。一一曲寫而出矣。其
豔處。誠奕奕如生。栩栩欲活也。中復緯以家庭間之趣事。情場中
逸聞。更足引人入勝。拍案叫絕。

嫁後光陰目次

- | | | | |
|------|-----------|-------------|------|
| 第一回 | 主婦慈悲救苦救難 | 臧獲排擠生事生風…… | 一至一八 |
| 第二回 | 探賊翻案阿菊心直 | 搜篋得書春秀臉紅…… | 一至一六 |
| 第三回 | 冰結淚凝鴈飛塞北 | 夜闌人靜腸斷春闈…… | 一至一八 |
| 第四回 | 風木早悲慈母見背 | 蓼莪永廢孤兒揮淚…… | 一至一六 |
| 第五回 | 海天萬里先報尺書 | 風雪三冬忽亡團練…… | 一至一六 |
| 第六回 | 楊仲瑜託帶欠資信 | 施千里打碎古花鈔…… | 一至一六 |
| 第七回 | 重落風塵讖兆先示 | 兩度傀儡姻緣未諧…… | 一至一六 |
| 第八回 | 娉婷佳人巧梳哀絲髻 | 聰明小婢初賣碧羅春…… | 一至一六 |
| 第九回 | 高閣臨風清談不倦 | 柔情寄意粉頰初暈…… | 一至一六 |
| 第十回 | 風騷醜婢初試勾魂術 | 墮落青年已無續命湯…… | 一至一六 |
| 第十一回 | 周太太亂點鴛鴦譜 | 王媽媽巧立伏辯書…… | 一至一六 |

- 第十二回 羽士禳兇煞先破紙關 鈿車走西門故作疑陣……一至一
- 第十三回 碧桃初寫懣南田 紅淚又拋宋二姊……一至一六
- 第十四回 爲避流言遷闈北 將成別鵠到杭州……一至一六
- 第十五回 一封書信律師驚頑叟 三更風露良友託逋人……一至一六
- 第十六回 覆水難收寸腸斷復斷 留雲已來靈犀通不通……一至一六
- 第十七回 小姑進讒語能成劍 大嫂受冤心可矢天……一至一六
- 第十八回 繡闈淒涼養愁儲恨 海波浩瀚披襟當風……一至一六
- 第十九回 餘興未闌血濺炮台灣 陷阱新築冤沈南京路……一至一六
- 第二十回 聚無不散離筵拋別淚 情有所歸師門啓爭端……一至一六
- 第廿一回 夜榻淒清佳人不至 情話恍忽紅葉飛來……一至一六
- 第廿二回 嫩蕊新芽花無結果 小窗梅雨書已收場……一至一六

嫁後光陰

第一回 主婦慈悲救苦救難 臧獲

這書開場不寫閑文單表上海嵩山路李公人年紀輕的時候因爲嫁了以備這時還是前清李公館的主坊巷張媽和丈夫淘氣出來無館太太歡喜戴花的虎邱是妾是他的老主顧并且氣量很總揀選幾朵上好的遞與

付錢只到月底由張媽報告

留如數清付張媽感恩知己

怎樣不愛惜他一五一十都

做傭僕不再回去李太太聽了

問我瞧你人相也不討厭脾氣

習也就興了不過你到了我家

吸煙賭錢貪吃懶做要我去養活他我賺了

了酒回來還要打人罵人我委實受不了他

作主把他重辦一下你們是做官的你們肯

得了李太太道既然如此你就安心在這裏服

年方只十一歲孩子脾氣很深你要勤慎服侍不

太太道：你要多少工錢？一個月呢？張媽道：這個隨便。由太太賞賜，我不敢說的。李太太道：我這裏做針綫的一千二百文，一月粗做的七百。你是專服侍小姐大一些也無妨。我生了三個兒子，六個女兒。如今只賸下大少爺二小爺及五小姐了。你能盡心服侍五小姐，順順當當，我果然不苛尅你的工錢。還有重謝呢。如今也支一千二百文的工錢罷。張媽快活非常，謝了。又謝從此便帶領五小姐，小心勤謹，很待李太太的歡心，沒有好久，頭面脚手也光滑得多了。身上呢？太太時常把舊衣服送給他穿。他生性又很文靜的。所以如今走出來，誰也識不得他是賣花出身鄉下婦人了。可是他的丈夫自從他逃了出來，心不干服四處找尋，好似大海撈針，恰巧一天張媽帶了五小姐往觀前街絲綫店買東西回去，在路上撞見了別人，或者認錯了。當他是公館裏的太太們，咧他丈夫是不會認錯的啊。當下見了他，便不動聲色，跟

隨後。面。直。跟。到。海。紅。坊。巷。知。道。他。在。這。裏。起。初。還。不。敢。造。次。一。打。聽。知。是。幫。傭。膽。子。便。大。了。却。仍。不。敢。進。去。只。在。大。門。口。等。候。候。了。數。天。不。見。出。來。很。是。詫。異。暗。想。他。既。是。傭。人。總。得。出。來。買。東。西。怎。的。像。高。樓。上。的。小。姐。一。般。不。出。來。呢。他。疑。慮。了。數。天。却。又。被。他。打。聽。出。李。公。館。的。後。門。在。修。仙。巷。修。仙。巷。有。一。家。楊。公。館。與。李。公。館。的。人。時。常。來。往。遊。玩。的。張。媽。也。時。常。領。了。五。小。姐。過。去。與。楊。公。館。的。三。小。姐。遊。玩。因。此。他。便。到。李。公。館。後。門。首。去。守。候。果。然。被。他。守。候。到。了。張。媽。領。了。五。小。姐。出。門。剛。跨。出。門。檻。猛。不。防。斜。刺。裏。奔。出。一。個。人。來。照。準。了。張。媽。伸。手。便。扭。住。了。胸。脯。不。放。張。媽。大。吃。一。驚。定。神。一。看。原。來。是。他的。丈。夫。便。用。盡。力。氣。來。抵。拒。誰。知。抵。不。過。丈。夫。却。把。五。小。姐。的。臉。上。帶。着。了。一。下。子。五。小。姐。也。看。不。清。楚。是。誰。打。他的。便。奔。進。去。大。喊。捉。強。盜。立。刻。奔。出。許。多。男。女。傭。僕。把。張。媽。的。丈。夫。擒。住。張。媽。的。丈。夫。才。開。口。道。他。是。我的。逃。

妻。找。了。好。久。才。找。到。了。這。是。我。們。的。家。事。不。干。你。們。的。大。家。一。聽。便。放。了。下。來。問。他。究。竟。他。便。胡。言。亂。道。把。張。媽。怎。樣。不。守。婦。道。怎。樣。屢。次。脫。逃。正。在。說。得。天。花。亂。墜。的。時。候。一。面。已。由。五。小。姐。進。去。告。訴。了。李。太。太。李。太。太。以。爲。是。流。氓。打。五。小。姐。要。搶。東。西。便。奔。出。來。喊。男。女。傭。僕。却。找。不。到。一。個。又。撞。見。了。張。媽。一。路。哭。着。逃。進。來。李。太。太。問。他。原。委。張。媽。便。告。訴。給。李。太。太。聽。李。太。太。大。怒。忙。出。去。命。人。把。張。媽。的。丈。夫。抓。住。說。他。無。端。毆。打。小。姐。又。欺。凌。妻。子。要。送。官。究。辦。在。前。清。時。候。官。勢。何。等。利。害。張。媽。的。丈。夫。一。聽。要。送。官。儘。你。潑。皮。也。不。由。得。不。怕。何。况。打。着。了。小。姐。頭。上。真。是。泰。山。頭。上。動。了。土。怎。不。害。怕。呢。當。下。便。跪。了。下。來。討。求。恩。典。不。要。送。官。情。願。磕。三。個。響。頭。李。太。太。道。既。然。如。此。以。後。不。許。再。欺。負。你。妻。子。你。妻。子。不。回。家。你。也。不。得。與。他。胡。纏。你。能。這。樣。今。天。便。放。你。回。去。要。是。放。了。你。回。去。你。若。是。還。要。與。你。妻。子。胡。纏。我。們。仍。要。

請官捉拏你的張媽的丈夫磕了幾個頭一一應允李太太便命人放他便抱頭鼠竄而去從此沒有來胡纏不上兩年民國光復他去充當了敢死隊陣亡在戰地張媽從此自由得非常安心在李公館服侍五小姐在光復的時候李公館和修仙巷的楊公館都恐怕有亂事便遷到上海來居住張媽也跟到上海來後來因爲丈夫陣亡曾還到虎邱旬留過十天以後便在上海從沒回去過的那李公館的老爺叫李恭壽本是前清的候補知府捐班出身略有家產人很能幹在前清時候補了好久却沒署過一任民國光復反活動起來了在都督府裏做過祕書後來又做過民政長因此李公館比前愈加闊了張媽的工錢這時已加到兩塊半了賺的『外快』算起來有四五元一月俗語說『小鷄大了娘』這話真不錯咧他又學會了梳頭李太太樂得省用一個梳頭娘姨便叫他梳頭每月再津貼兩元半湊成五元

在上海。傭一個時髦些的梳頭娘。至少也得四五元零碎。少他還不願做。咧如今叫張媽兼職省了工錢。又省飯食。并且是熟人。究竟牢靠一些。上海的梳頭姨。娘。手。脚。乾。淨。些。的。脾。氣。很。大。陌。生。些。的。手。脚。都。不。乾。淨。太。太。小。姐。們。房。裏。手。飾。總。有。的。稍。爲。不。留。神。便。出。了。岔。子。咧。待。到。出。了。岔。子。人。已。逃。走。再。去。找。尋。薦。頭。也。是。徒。然。張。媽。究。竟。來。了。四。五。年。手。脚。是。很。乾。淨。並。且。很。忠。信。把。東。家。的。事。物。和。自。己。的。事。物。一。樣。愛。惜。當。心。服。侍。五。小。姐。是。又。忠。又。勤。什。麼。事。總。似。自。己。人。一。般。愛。護。的。周。至。真。有。些。像。母。親。對。待。女。兒。的。了。所。以。李。太。太。非。常。信。任。他。也。不。以。傭。僕。看。待。他。的。無。論。什。麼。事。總。給。他。商。量。差。不。多。李。公。館。少。不。得。這。麼。一。個。人。了。可。是。他。既。居。了。重。要。位。置。自。有。許。多。傭。僕。妬。忌。他。只。因。他。沒。什。麼。差。錯。又。得。主。人。優。容。奈。何。他。不。得。在。張。媽。呢。處。了。這。優。異。地。位。便。不。知。不。覺。的。氣。度。就。兩。樣。了。大。家。因。此。格。外。的。妒。忌。他。了。合。該。

有事一天早上五小姐因爲隔夜看了一本戲睡覺已是二點多鐘所以早上起身略遲醒回來一瞧那牀面前梳粧檯上的小金鐘已敲過八點了便急急忙的起身梳洗完畢點心也沒吃匆匆的下樓到瑪靈女學去上課了在洗臉的時候曾把指上的一只兩克拉重的金剛鑽戒指脫了下來放在面湯檯上用肥皂洗手洗完了便忘却戴上直到在學堂上了兩課與一位同學林珠香一起手攬着手到操場裏散步林珠香忽覺得他手上少了一件東西留神一瞧果然沒戴戒指便動問道春秀姊你怎麼今天不戴戒指敢是給人換了去麼李春秀才紅了臉凝神一想便脫口道阿呀今天早晨洗臉時候忘了不知怎樣呢真是合該有事昨夜在戲館裏便幾乎掉了幸而張媽眼快拾了起來誰知今天又忘掉了珠香道怎麼你戒指會掉下地來呢春秀道這戒指也丟了一些我的手指近來也怪瘦着所以戴了很

鬆。今。天。是。我。自。己。脫。下。來。的。並。非。掉。的。珠。香。道。你。放。在。那。裏。的。春。秀。道。放。是。
放。在。我。自。己。房。裏。面。湯。檯。上。的。珠。香。道。那。是。不。要。緊。的。你。房。裏。除。了。張。媽。又。
沒。外。人。進。來。並。且。張。媽。也。很。仔。細。他。見。了。總。也。給。你。藏。好。的。春。秀。道。要。緊。諒。
來。總。不。要。緊。的。我。房。裏。繡。花。針。也。沒。少。過。一。只。呢。珠。香。道。原。來。是。忘。掉。的。我。
還。當。你。是。給。人。換。了。我。每。天。給。你。攬。手。總。覺。得。有。樣。東。西。碰。到。的。今。天。忽。然。
沒。得。了。我。怎。不。要。奇。怪。春。秀。便。笑。着。要。去。擰。珠。香。的。嘴。珠。香。放。了。手。笑。着。要。
逃。珠。香。執。住。不。放。伸。手。定。要。擰。他。珠。香。才。討。饒。道。算。了。算。了。我。下。次。不。說。你。
的。笑。話。何。如。其。實。今。天。還。得。謝。謝。我。要。沒。了。我。早。已。忘。記。到。了。爪。哇。國。去。那。
裏。思。想。得。起。待。到。將。來。要。給。人。換。戒。指。的。時。候。便。沒。得。稱。心。的。東。西。換。給。人。
了。春。秀。聽。着。臉。紅。得。更。利。害。了。從。頸。項。裏。紅。起。直。紅。到。髮。根。裏。了。嬌。嗔。道。你。
這。張。利。嘴。不。給。些。苦。你。吃。你。兀。自。的。要。胡。說。下。去。麼。他。說。着。便。突。如。其。來。的。

伸。手。到。珠。香。脅。下。要。去。捏。他。珠。香。一。壁。像。連。珠。一。般。的。笑。着。一。壁。哀。懇。道。好。姊。姊。饒。了。這。遭。罷。下。次。一。定。不。敢。說。了。正。在。這。時。候。又。打。鐘。上。課。了。春。秀。料。想。戒。指。在。自。己。房。中。諒。沒。差。錯。安。心。上。課。四。點。鐘。以。後。放。學。回。去。還。沒。有。想。起。直。到。吃。了。晚。飯。在。面。湯。檯。上。洗。臉。才。想。起。戒。指。在。檯。上。一。找。却。沒。有。影。蹤。便。問。張。媽。張。媽。驚。道。我。沒。有。見。啊。你。什。麼。時。候。脫。下。來。的。呢。不。要。又。丟。了。你。昨。夜。也。險。些。兒。丟。去。呢。春。秀。道。這。是。清。清。楚。楚。的。朝。晨。洗。手。脫。下。來。的。啊。怎。麼。便。不。見。了。快。給。我。找。張。媽。也。嚇。呆。了。一。時。亂。找。了。一。陣。子。也。沒。找。到。春。秀。道。今。天。可。有。什。麼。人。到。過。我。房。裏。麼。張。媽。道。沒。有。什。麼。人。進。來。過。啊。我。從。五。小。姐。到。了。學。堂。便。收。拾。灑。掃。待。到。完。畢。已。九。點。半。了。便。鎖。了。房。門。出。去。自。己。梳。洗。吃。粥。吃。完。粥。仍。到。房。裏。來。給。小。姐。做。絨。綾。衫。除。了。吃。飯。一。步。都。沒。離。過。平。日。太。太。在。兩。點。鐘。時。候。總。要。梳。頭。的。今。天。太。太。頭。痛。頭。也。沒。梳。咧。春。秀。道。

咦。這真怪了。那麼你收拾我房間的時候。面湯檯上可瞧見戒指沒有呢。張媽道。我把漱口杯揩乾放好。又把肥皂缸蓋蓋上了。又把雪花瓶。香水瓶。安放整齊。除了幾張揩臉的粉紙以外。只有一只臉盆了。我去傾臉水的時候。却沒留神。到水裏呢。小姐不要在肥皂洗手的時候。把戒指滑在洗臉水裏。我粗心。連水傾掉了。麼。春秀道。我清清楚楚記得。脫在檯上的。張媽道。小姐你可忘了。記一記究竟怎樣的。春秀怒道。我今年也十七歲了。不是三五歲的孩子。怎忘得這快。張媽也着急道。那麼怪了。小姐房裏從來也沒遺失過什麼東西。今天怎的遺失了戒指呢。春秀道。快些給我找找。一面說着。一面自己便在各抽斗裏翻檢。張媽也在檯底下櫥背後找尋一遍。又把小姐銅床拖了開來。在牀下仔細瞧過。兩人檢覓了好久。也沒這鑽戒的影蹤。春秀又思索了一陣子。道。難道真的掉在面水裏傾掉了。麼。張媽快到漏斗上去。

瞧。瞧。張。媽。果。然。奔。到。扶。梯。前。面。的。傾。水。漏。斗。那。裏。去。瞧。那。漏。斗。裏。又。空。空。的。
 一。無。所。有。張。媽。這。才。惶。恐。起。來。了。他。暗。想。今。天。偶。然。出。去。到。寶。昌。路。楊。公。館。
 去。了。一。次。便。出。這。岔。子。真。奇。怪。啊。可。是。我。起。初。忘。鎖。門。走。出。了。後。門。想。起。來。
 便。回。來。鎖。的。難。道。岔。子。就。在。這。一。剎。那。間。出。的。麼。張。媽。一。壁。想。着。一。壁。便。跑。
 下。樓。來。點。了。一。支。洋。燭。到。水。門。汀。天。井。裏。漏。斗。管。出。水。處。去。找。又。把。陰。溝。上。
 的。水。門。汀。蓋。子。揭。去。用。銅。勺。下。去。淘。了。好。久。只。酌。起。了。許。多。穢。物。仍。無。戒。指。
 這。時。李。太。太。也。知。道。了。便。問。春。秀。春。秀。把。怎。樣。要。快。到。學。堂。怎。樣。洗。臉。忘。掉。
 戒。指。一。古。腦。兒。告。訴。了。母。親。李。太。太。又。喊。張。媽。上。來。盤。問。了。一。陣。張。媽。哭。喪。
 着。臉。心。裏。又。給。五。小。姐。可。惜。遺。失。了。這。貴。重。東。西。又。懊。悔。不。該。到。楊。公。館。去。
 兀。自。的。心。痛。李。太。太。是。向。來。信。任。他。的。毫。無。疑。心。到。張。媽。有。不。端。的。意。思。却。
 查。究。他。什。麼。時。候。走。出。去。沒。有。張。媽。因。爲。起。初。說。過。一。步。沒。離。過。房。不。能。改。

換言語只得又照舊說了一套又想照此說來既然沒離開過房要是有人進來我當然瞧見要是沒有人進來罷這戒指難道生了翅膀自己飛了去麼自己的話越想越不妥越想越有嫌疑了正在這時其他的許多傭僕也都知道了跑上來在太太面前表明心跡都說五小姐房裏我們是從來不踏進去的五小姐房裏有幾張椅子幾只桌子我們也沒有知道出進的除了張媽以外誰也不敢踏進去的五小姐的首飾東西放在什麼地方除了張媽也沒有人瞧見啊張媽是太太小姐信得過的戒指總在房裏咧也許掉在壁角裏叫張媽再仔細尋尋總尋得到的說也笑話我們是鄉下人什麼叫做金剛鑽我們也不懂我們還當他是玻璃水鑽咧一衆傭僕們你一聲我一句意思裏都是說張媽很有嫌疑咧李太太道吃這門裏飯的人今天出了這事誰也脫不了干係的你們不要推三諉四張媽呢他是五小

姐房裏的媽媽自然有專職責任也有的你們却也不能說不是五小姐房裏的人便置身事外啊衆傭僕裏有一個姓朱的常熟老媽子最爲利害他與張媽最不和洽很想把排擠掉自己爭寵所以聽了太太的說話計上心來便想生一些事出來他答道是啊我們幫人家的但願主人家一根稻柴一根棉紗綫都不要遺失我們做老媽子的走出去才有光輝主人家少了一貴重首飾我們心地無事涼颼颼可是一天不查明我們走出去也不很好聽太太請你把我的床鋪衣箱先搜查搜查再說李太太道既這樣說也不能搜你一個人要搜便大家搜我是沒有私弊的說着衆傭僕都願被搜並且有人主張請圓光先生來圓光或者請大馬路吳鑑光去起一個卦課還有人主張紮一個草人點了香燭大家朝他拜用針戳在草人的左眼珠上拜了七日七夜偷的人一定要瞎眼這時只要瞧誰瞎了眼珠便是誰偷的

這個法子最簡單了。何不試一試呢？李太太道：「這個使不得。現在先搜查了，再說搜得到最好，搜不到我也自有道理。不過待到搜出來以後，面子上很過不去。我想誰拿的，還是早早的實說了罷。也許你們鄉下人不懂得什麼。瞧了這玻璃很亮，掉在地下，便拾回去給孩子們玩耍。這是無心之過，怪不得你們的。要是這樣誰拾了去，趕緊還出來，大家不追究什麼，只當沒有這一回事，待到搜查了出來，休說五小姐不答應，我也要答應的。就是五小姐和我都允許通融過去了，老爺是一定不答應的。老爺不是前天剛從北京回來了麼？我們老爺給巡捕房都認識的。要是捉到了賊，報到巡捕房，怕不要重辦麼？我勸你們誰做的事，誰便實說了我可以擔保。老爺也決不追究的。太太說到這裏，又等候了一刻多鐘，仍沒人承認，並且都情願搜查。張媽也說道：「還是搜查罷，我也可以脫一些干係。」太太便帶領了衆傭僕到後。

房一處一處的搜查都沒有戒指便查到張媽的地方了就有許多人阻止道太太算了罷像張媽的爲人太太還疑心他麼太太疑心他我們却可以給他做保人的如果在張媽處搜查到了我們都願一同受罰張媽在這裏也是十多年的賓東了再去查他有關面子的還是免了罷太太一聽心裏倒有些軟下來了便想他們的話也不錯還是算了罷一壁聽着一壁點頭張媽却不依道既然大家都搜過了我也得給太太查一查要是不查我反不能表明我的心跡了請太太只管搜我雖然在這公館裏做了多年可是不能便不查啊太太我這裏非查不可並且要查得格外仔細一些太太一想這話也不錯好得查一查無妨事的反而有益於張媽主意打定便點頭道那麼也看一看罷張媽先把箱子等物逐一仔細給太太查過又把床上的被褥翻開來給太太瞧太太道算了張媽道還有梳頭木匣沒有查咧

請太太也瞧一瞧太太道。算了。算了。張媽道。既然查了。總得週到一些。說着。便把梳頭木匣打開來。誰知不開。猶可一開了。便失聲大驚道。阿呀……張媽頓時臉色轉青。噤住了。說不出話來了。究竟爲的何事。大驚且聽下回分解。



嫁後光陰 第一回

嫁後光陰

江紅蕉記述

第二回 探賊翻案阿菊心直 搜篋得書春秀臉紅

話說李太太在女傭人房裏搜查遺失的戒指。查到張媽。大家要求李太太免查張媽。一定要給太太查。便一處一處給李太太看過。後來看到梳頭木匣裏張媽失聲怪叫。常熟朱媽何等敏捷。便走近一步。瞧道：「阿呀！這是金剛鑽戒指啊！真是奇了！大家一聽『金剛鑽』三字都走過來圍着觀看。面面相覷。不作一聲。李太太也是一驚。凝神瞧看。果然是一只金剛鑽戒指。失聲道：「咦！戒指怎的到了你梳頭木匣裏去呢？」說時五小姐早已伸手下去。要拿張媽手裏。拿了木匣。急得兩眼睜得滾圓。立在地中嚇呆了。不知不覺手中。

鬆下來。把那只木匣失手掉在地上。朱媽連忙俯身把戒指拾起遞給五小姐。五小姐如得至寶忙向手指上一套戴上去。却很緊總戴不上。仔細一瞧又失聲道：「啊呀！這戒指不是我的。是母親的啊！」怪道緊箍着戴不上呢。大家聽了又是一驚。朱媽搭訕道：「這是五小姐的。怎麼說不是了？」五小姐道：「我自己的東西難道認不清麼？」說着便把戒指遞給李太太看。李太太也驚道：「這是我的戒指。怎麼也遺失了？」快查快查。怕還有別的東西遺失呢。好……張媽我那裏待虧了你。你幹這喪良心的事情啊！」張媽哭道：「我也不知道那裏來了。這只戒指上有青天。我要是偷了太太小姐的東西。立刻被雷電擊死。我在這裏十年了。太太你可少過了一隻針。我受了太太的恩。怎敢再壞良心呢？」五小姐道：「如今賊查到了。你還有何說不過我的戒指還沒查到。一定是你偷的。快拿出來罷。你賭神罰咒誰信得過你呢？」常熟朱媽道：「我們給他

作伴。了好久。都知道他是規矩的。所以剛才大家肯保他。如今雖查出了贓證。也許他是太太所說的金剛鑽。當作玻璃水鑽。拾回去給孩子們玩呢。太太和五小姐都是很慈善的。由他把五小姐的戒指拿了出來。就要請太太小姐開恩。不要難爲他。赦他一次。無心之過罷。太太點頭道。虧你們還當他是好人。咧不過我的脾氣向來是沒有火氣的。他要是把五小姐的戒指繳了出來。我也決不追究。要是抵賴着不繳出來。我也擔不起這鄭重少停。由老爺回來處置罷。朱媽你給我問他要了出來。我外面去了。說着嘆了一口氣道。春秀來罷。春秀便跟了一同到外面樓上坐憩。問來李太太道。一個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俗語說狗咬呂洞賓。真也不錯。咧別人還猶可說。張媽在這裏。我們對待他。真不以傭人看待他了。處處總當他是自己人。有說有商量的。他面子上也做得很親暱。所以使我們不疑我們。因此着了。他道。

兒咳。世界上好人真做不得啊。春秀道：可不是呢。我待他也不差啊。他竟偷起東西來了。他偷我們的東西，誰也料不到的。他真膽大咧。把戒指放在匣子裏，還要我們查。咧。大約他以為我們信得過，決不查他的。所以如此膽大呢。說到這裏，朱媽奔進來道：五小姐的戒指也找到了。說着遞與春秀。春秀道：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的？朱媽道：我們都勸他快些把五小姐的戒指還了。罷。否則老爺回來知道了一定不罷休的。他總說沒有偷。我便在他床角裏找了一陣，也沒找到。後來在他床底下找到了。請五小姐瞧一瞧。可是原物。春秀道：戒指呢？還是原物？不過他兀自抵賴，太可惡了。如今人賊俱獲，還有什麼分辨？他要是承認了，賠個不是，倒也罷了。他偷了東西，可還死不擔差。咧。待父親回來，我便告訴父親。瞧父親不送他到巡捕房，我便不姓李。朱媽道：五小姐的話，一些不錯啊。老爺知道了，那有不怒之理。五小姐你且耐一

下子待我再。去勸勸他。由他進來。給太太小姐。磕一個頭。陪個不是。罷。要是太太小姐。開恩。就警誡他。一下子賞碗飯。給他吃。依舊傭他。在這裏做。做粗事。罷。要是把他歇出去。他擔了這個賊名。氣誰敢雇用他呢。要是小姐當真要攆他。那是我們做傭人的。也不敢多嘴了。剛才大家還赤心良保。舉他。誰知他真偷的東西。幸而太太小姐不追究。我們做保人的。否則我們做保人的。也站不住啊。春秀道。朱媽。你去對他說。他要是悔過的。便進來說。說明限他二十分鐘。裏進來。老爺至多再隔半個鐘頭。要回來了。說着。便對站在旁邊的小丫頭阿菊道。你到太太房裏去。瞧幾點鐘了。阿菊領命去。瞧了。報告道。如今十點半了。春秀道。朱媽。你去對他說。罷。朱媽便領命而去。阿菊也跟在後面。這時張媽在床。上哭的像淚人一般。棉襖胸襟上的。眼淚滴得。溼透了。朱媽和言悅色的。說道。張阿姊。你也不要哭了。太太小姐都原諒你呢。

他們本來要去叫包打聽了我給你求了好久他們才回心轉意沒有去叫我瞧這事不是一哭可以了事還是自己去磕幾個響頭求求恩罷朱媽這樣的說着阿菊就靠在一張破椅子上聽椅子上面堆着四個衣包被阿菊一靠便一個個跌在地上內中有一包是朱媽的那包袱是白竹布的才洗乾淨白得如雪一般可是跌在地上頓時黑了一大塊朱媽向來最恨阿菊時常要欺負他的如今又把他的包袱弄髒了心裏格外動怒便把阿菊打了兩下耳括子阿菊心裏雖恨却被他打慣的也不作聲只把跌在地上的衣包一一拾起放好朱媽又把他罵了幾句另外幾個傭人都來勸他不要打阿菊阿菊被打被罵了便忍住了眼淚走開了一會兒朱媽和張媽等都出來了張媽帶哭帶說道太太小姐平時待我的恩我是永生永世忘不了。的。可是。今天。這。件。事。情。我。無。論。如。何。是。不。認。的。我。受。這。冤。枉。天。在。上。面。是。知。

一些人似乎微微有些氣息了。又打了一針。可針這才慢慢地醒過來。大家轉悲爲喜。龍示吉才收拾皮包而去。臨去與瓊玲說道：現在雖然已醒，不過在十個鐘頭內便要發生危險。因爲細血管既破，是無法可想的。最好叫他們再請幾個名醫診治。診治也許可想法。瓊玲便把這話告與他們知道。品山果然又去請了好幾位西醫，都是搖頭不開方子而去。不到四個鐘頭，果然死了。大家哀慟非常。料理喪事在七七四九天。延僧聘道，在家唸經念佛。春秀哭得像淚人一般。幸而北京楊仲瑜已有了回電，說一切謠言都是一個姓鄧的所造。都已道聽清楚。託妹子在春秀面前先代道歉。緩日自己回南。負荆請罪。春秀心裏的石頭才放了下去。不過自從母親死了以後，終覺得非常悲傷。嫂子在面子上很和善，骨子裏很狡猾。至今家政大權都操在他手裏。春秀什麼事總不便時常暗自流淚。有時告訴與瓊玲聽聽。瓊

玲。要。想。接。他。去。住。住。但。是。春。秀。總。紅。着。臉。不。肯。後。來。仍。是。瓊。玲。出。了。一。個。主。意。住。宿。讀。書。可。以。與。家。庭。少。接。近。一。些。春。秀。又。嫌。住。校。沒。有。知。己。瓊。玲。便。也。住。校。伴。他。一。天。是。禮。拜。六。春。秀。因。爲。有。一。個。多。月。沒。歸。家。便。在。這。天。回。去。品。山。道。你。爲。什。麼。好。久。不。回。來。呢。春。秀。推。說。校。中。功。課。很。忙。又。因。近。來。學。生。自。治。會。又。推。舉。我。爲。會。長。一。切。雜。務。忙。不。過。來。所。以。好。久。不。能。回。家。品。山。道。咳。好。孩。子。你。也。不。必。瞞。我。你。多。分。爲。了。母。親。已。死。住。在。家。裏。觸。景。傷。情。所。以。住。讀。又。不。很。回。來。我。也。知。道。的。好。孩。子。你。一。定。因。爲。說。了。怕。我。傷。心。所。以。這。樣。說。話。我。呢。與。你。母。親。在。日。感。情。很。好。廿。年。左。右。也。沒。牙。齒。高。低。過。一。次。他。死。了。怎。麼。不。想。他。你。哥。哥。是。早。已。娶。了。嫂。子。便。不。覺。得。有。什。麼。感。觸。你。很。可。憐。啊。……說。到。這。裏。品。山。眼。圈。便。紅。了。起。來。忙。掉。過。頭。去。瞧。着。窗。上。的。窗。衣。不。與。女。兒。瞧。見。一。會。兒。又。走。到。窗。前。偷。偷。的。拭。淚。但。是。春。秀。早。已。瞧。見。了。聽。了。

小姐的。我只因朱媽媽時常要打我不許。我多說我所以沒說。如今他既然又要打我。又要欺負張媽媽。所以我不得不告訴太太。五小姐了。李太太道。朱媽媽怎麼可以打你呢。阿菊道。他說是太太命他管我的。我所以不敢違拗。朱媽媽道。我沒說過這話。也沒打過你。啊。你這小丫頭倒利害。能造謠話。咧。阿菊道。剛才在亭子間裏。還打過耳括子。誰也瞧見的。李太太道。這些話不要講。你把張媽媽怎樣冤枉講罷。要是造謠話。仔細揭你的皮。這時另外的傭人已把張媽媽扶起。坐在椅子上了。還一壁垂淚聽着阿菊。阿菊道。我在下面總聽侍朱媽媽講張媽媽的壞話。朱媽媽最恨張媽媽。替太太們省錢。太太的錢不是隨手放的。麼。不是張媽媽常給太太藏好麼。不是朱媽媽常來拿錢。張媽媽總問他的用度。麼。所以朱媽媽最恨張媽媽。我有一次聽得他在那裏和別人講。要把張媽媽害一下子。吃一個啞苦。這才甘心呢。今天早晨五小姐到學堂的時候。

候。忘。了。一。枝。鉛。筆。走。下。了。扶。梯。想。起。了。便。叫。張。媽。拿。給。他。這。個。我。剛。上。樓。來。拿。痰。盂。去。倒。却。瞧。見。了。朱。媽。從。五。小。姐。房。裏。出。來。他。的。走。路。神。氣。很。可。疑。咧。他。是。從。來。不。到。五。小。姐。房。裏。去。的。啊。我。當。時。想。也。許。他。因。爲。沒。進。去。過。乘。沒。人。的。時。候。進。去。瞧。瞧。玩。玩。他。出。來。的。時。候。忽。然。瞧。見。了。我。臉。色。也。變。了。便。罵。我。道。這。般。遲。了。還。不。快。快。收。拾。痰。盂。說。着。便。奔。到。後。房。去。了。這。還。不。要。管。他。剛。才。在。張。媽。匣。子。裏。查。出。來。太。太。的。戒。指。我。前。天。已。在。他。枕。頭。邊。見。過。了。那。時。只。有。他。一。人。在。房。裏。把。這。戒。指。從。枕。頭。邊。拿。起。來。我。恰。巧。闖。進。去。被。我。撞。見。我。便。問。他。那。裏。來。的。他。說。是。假。金。剛。鑽。在。畫。錦。里。買。的。只。有。三。塊。半。洋。錢。還。問。我。可。要。買。咧。我。當。初。信。以。爲。真。便。把。玩。了。一。回。所。以。這。只。戒。指。式。樣。看。得。很。清。楚。誰。知。剛。才。張。媽。梳。頭。木。匣。裏。找。出。來。的。便。是。這。一。只。呢。還。有。剛。才。朱。媽。在。張。媽。床。底。下。找。出。來。的。一。只。我。在。太。太。們。查。了。出。來。的。時。候。大。家。沒。

留神。我却瞧見朱媽在自己穿的棉襖袋裏掏了出來。暗暗的丟在張媽床下呢。只因這時大家目送太太小姐出來。所以沒瞧見阿菊。口若懸河說得滔滔不絕。大家聽了都很驚奇。張媽聽了也呆若木鷄。心裏感激阿菊到了極點。朱媽臉上雖然紅一陣白一陣。却依舊狡辯道：太太你不要聽他胡說。我打他這件事。倒的確有的。只因他時常偷食。所以打了幾下。他懷恨在心。今天便挾嫌報仇。說壞我了。阿菊道：誰偷過食。死人肚裏得知罷。太太煮了鷄。不知誰把鷄的原湯先呷了去。再加冷水重煮。還有五小姐嫩的燕窩粥。不知誰偷吃了半杯。推說傾翻呢。朱媽道：你這小丫頭真壞極了。你說我偷太太小姐的東西。麼你敢再說一遍。我把你耳括子也打爛咧。怎麼好平空指人家做賊。倒瞧你不出十四歲的孩子。嘴却這般利害呢。李太太道：阿菊你敢胡說麼。你要胡說我也打你了。阿菊道：我句句是真。太太不信我可以。

領太太去瞧瞧。證我本來想不告訴太太了。只因瞧着張媽一個極規矩的人被他害得好苦。所以我再也耐不住。決定要告訴太太了。我如今領太太去瞧瞧。證要是查不到賊。我情願給太太打死。李太太道。五小姐與我的戒指都查到了。你還有何說。阿菊道。太太有所不知。太太還遺失別的東西。咧太太道。當真麼。阿菊道。自然當真。春秀道。既然如此。母親我們便去瞧瞧罷。阿菊你立起來。朱媽你也同去。朱媽道。要查請太太小姐只管查。要是查到了。我情願吃外國官司。要是查不到什麼。太太怎麼說。李太太道。查不到把阿菊打他一個死去活來說着。與春秀領了阿菊。朱媽等到朱媽房裏。朱媽嘴裏雖硬。其實心裏跳個不住。那心跳動的聲音誰也聞得見了。春秀道。阿菊你快說賊在那裏。阿菊道。也是梳頭木匣裏。春秀道。咦。這奇了。也在梳頭木匣裏麼。朱媽你把木匣拿出來。朱媽這才聲音也顫了。手脚也顫了。還強

着道梳頭木匣不是剛才查過了麼。既然還要查，便查查也無妨。一壁說着，一壁顫顫的捧出來，給春秀、春秀一瞧，除了兩隻破篋和三只缺齒的木梳，外只有一塊髒膩不堪的油面搨，一片銅的剔篋，一個豬棧的剔帚，三只白骨簪，一根紅扁帶，一只泡花刷，幾根絨繩，幾根五小姐棄掉的舊紫頭絲線，一簇亂髮，另外沒什麼別的東西了。春秀道：「阿菊這裏有沒有賊？你瞧你瞧，我可要打你的耳括子了。」春秀與太太怪阿菊道：「你敢胡說這還了得？」阿菊不慌不忙的把木匣接在手裏，把木匣裏的東西傾在桌上，又把木匣的底向了天，把匣底用力一擡，一抽，哦，大秘密發現了，只見裏面有兩個紙包，打開來一瞧，原來是一隻金挖耳，一副金綾圈，三個金磅，四片翡翠鎖片，這些都是太太之物，還有一塊袁世凱戴帽子洋錢，一只小金鋼鑽，別針一個，小鷄心，照片匣子，這些都是春秀心愛之物，除此以外，却還有一封信，李太太

先。瞧。見。那。信。面。上。寫。着。李。春。秀。女。士。親。啓。愛。文。義。路。沈。寄。太。太。便。伸。手。去。取。誰。知。春。秀。也。見。了。臉。上。頓。時。緋。紅。便。搶。了。過。來。塞。在。袋。裏。李。太。太。道。這。是。誰。的。信。春。秀。囁。嚅。道。這。是。同。學。的。信。我。和。這。些。東。西。藏。在。一。起。的。怎。麼。給。他。偷。了。去。呢。好。好。朱。媽。你。自。己。偷。了。東。西。却。害。張。媽。你。良。心。真。黑。阿。快。給。我。滾。蛋。原。來。你。做。了。夾。層。匣。子。專。門。到。這。裏。來。偷。東。西。的。麼。朱。媽。這。才。臉。如。死。色。呆。住。了。說。不。出。話。來。阿。菊。跳。奔。着。出。去。對。張。媽。道。好。了。好。了。如。今。你。脫。清。干。係。了。張。媽。大。喜。忙。謝。着。阿。菊。道。你。救。了。我。我。給。你。磕。個。頭。罷。阿。菊。笑。道。不。敢。當。不。敢。當。你。對。我。磕。頭。折。死。我。了。我。還。想。活。幾。年。咧。這。時。太。太。和。春。秀。都。出。來。了。太。太。贊。了。幾。聲。阿。菊。阿。菊。喜。道。要。是。我。不。憑。良。心。說。句。話。張。媽。果。然。倒。霉。壞。了。名。氣。朱。媽。還。要。偷。東。西。偷。得。格。外。起。勁。了。這。時。春。秀。的。父。親。李。品。山。回。來。了。便。問。什。麼。事。這。樣。囉。春。秀。便。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只。把。姓。沈。的。信。隱。

了。不說品山大怒要把朱媽送巡捕房春秀的母親慈善爲懷便勸住道算了罷如今總算東西不缺就饒了他免他吃外國官司受苦這也是好生之德品山道那麼把他攆去再也容不得他住在這裏了命令發了以後朱媽雖然哭哭啼啼求恩悔過却總不行只得連夜算了工錢出門不提張媽既恢復了名譽心裏却想這裏仇人太多站身不住不如也歇了生意到別處去只是當天說不出口因爲太太和五小姐都給他道歉非常懇摯李太太道張媽你今天受了委屈我們着實對你不住如今事已明白你千萬不要生氣還是像以前一般好好服侍五小姐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你辛苦了我總知道你平時任勞任怨幫着我們累你今天受這無妄之冤我總給老爺說老爺也很氣量大的總有謝儀給你咧張媽聽了心裏想今天要是沒有阿菊也許吃外國官司坐進西牢咧如今事體明白了却給我說好話也

太遲啊。這樣一想心裏便很難過。又想自己嫁了以後也沒過一天好日子。總算投奔了這裏丈夫也死了。這才舒服一些。却還有人欺負冤枉做賊。總是自己命苦。想着便哭了。李太太又和春秀都勸了一陣才止了哭。服侍春秀睡覺也自去睡。春秀見大家已睡便把姓沈的那封信取出來。瞧先瞧這信封上還寫着二月廿四。今天是三月廿九。已是一個月了。這信怎麼還沒見過。大約郵差送了來。便把朱媽藏過的。可是信口已拆過。便擔憂朱媽可能會拿出去。給人瞧過。要是被人家瞧見。便有許多閑話生出來。了一壁想着。一壁把信抽出來。瞧瞧了。三行頓時氣得非常。立刻覺得頭昏眼黑。天旋地轉。不省人事。不知信上何言。怎的使他如此。春秀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嫁後光陰

江紅蕉記述

第三回 冰結淚凝鴈飛塞北 夜闌人靜腸斷春闈

話說朱媽被阿菊把種種情形揭穿了以後。朱媽又被李太太歇了生意。出去不提。張媽經大家解勸也就氣平歸房安歇。春秀獨自睡在床上。待到人聲已靜。便在電燈下把剛才搜出來那封書信取出觀看。瞧了沒有幾行。便覺得頭暈眼黑。頓時不省人事。大約隔了十餘分鐘。依舊醒了過來。重把這信細讀一遍道。

春秀鑒。從此以後。我等不能復面矣。君既棄我。如遺無稍足惜。則留此餘生浪跡天涯。惟有愁緒淚痕。了我華年耳。我自三月來京。計達九書。均不

一報而日前友人來函乃出意料開緘讀之有如就冰噫我未讀竟而我血冰矣以君慧質而嬪彼僮天有至理寧復臻此友人李君在南洋執教鞭召我襄助我不忍違君去國迄未就道今既無礙行志立決詰旦旅裝發矣道出滬上在家小住一二日或竟不復逗留也去國日近孤懷日邈惟祈珍重不盡縷縷楊仲瑜拜白

春秀讀完嘆了一口氣頓時心裏像尖刀刺的一般兩個眼眶裏的淚珠好似雨一般的下來又悲傷又奇怪又是急得非常悲傷是因爲這信上的言語明明是楊仲瑜給他絕交的意思奇怪的是因爲自己和仲瑜非常要好並未變心也沒嫁人他信上所說『嫁彼僮』這句話不知那裏來的謠言並且自從他到了北京連寄了十七封信去也沒回音他反說我沒回信給他這事豈不奇怪如今他氣憤憤的要到外國去了他要是真的出洋無處

通。信。格。外。沒。有。解。釋。的。餘。地。了。我。對。於。他。始。終。如。一。他。聽。了。謠。言。竟。如。此。決。絕。這。便。如。何。是。好。想。到。這。裏。心。裏。急。的。非。常。恨。不。能。立。刻。起。身。趕。到。仲。瑜。家。裏。去。晤。見。了。他。把。彼。此。的。誤。會。解。釋。一。番。仍。歸。於。好。這。才。爽。快。可。是。時。已。一。點。半。鐘。大。家。都。睡。靜。了。一。個。人。起。身。出。去。也。不。成。個。樣。子。就。是。到。了。楊。家。打。門。敲。戶。還。成。什。麼。體。統。仲。瑜。在。那。裏。把。話。說。個。明。白。倒。也。罷。了。萬。一。仲。瑜。並。未。回。家。雖。然。可。推。說。找。楊。瓊。玲。的。但。是。半。夜。三。更。有。什。麼。要。事。呢。人。家。問。起。來。也。說。不。出。口。啊。只。得。待。到。天。明。再。說。他。這。半。夜。翻。來。覆。去。一。刻。也。沒。有。睡。着。想。一。陣。哭。一。陣。總。想。不。出。個。緣。故。這。信。雖。從。朱。媽。木。匣。子。裏。搜。出。來。就。說。他。是。朱。媽。藏。起。來。的。以。前。仲。瑜。寄。來。的。九。封。信。也。是。他。所。偷。藏。試。問。他。藏。了。我的。信。他。有。什。麼。用。處。呢。我。出。嫁。的。謠。言。又。是。誰。放。出。去。的。呢。仲。瑜。很。聰。明。的。人。怎。的。也。不。打。聽。打。聽。便。信。以。爲。真。呢。他。思。來。想。去。不。覺。天。已。大。明。便。想。

起。身。一。聽。傭。人。們。還。沒。起。來。不。便。驚。動。他。們。便。又。勉。強。倚。枕。睡。了。一。會。兒。瞧。
 瞧。桌。上。的。鐘。已。八。點。了。再。也。耐。不。住。便。穿。衣。下。床。這。時。張。媽。由。夢。中。驚。醒。一。
 瞧。鐘。上。時。候。已。不。早。平。日。早。已。服。侍。五。小。姐。起。身。到。學。堂。去。了。心。裏。一。慌。便。
 趕。緊。起。身。奔。到。春。秀。房。裏。想。來。叫。他。起。身。誰。知。他。已。坐。在。鏡。台。前。面。了。在。鏡。
 子。裏。瞧。見。春。秀。臉。色。蒼。白。兩。眼。紅。腫。便。問。道。五。小。姐。可。是。失。眠。怎。麼。神。色。不。
 佳。春。秀。被。他。一。提。醒。便。在。鏡。子。裏。一。瞧。果。然。氣。色。甚。壞。便。含。糊。應。道。是。啊。不。
 知。怎。的。昨。天。再。也。睡。不。着。咧。大。約。心。火。上。升。之。故。如。今。時。已。不。早。你。快。給。我。
 預。備。洗。臉。罷。張。媽。便。應。命。而。出。一。會。兒。把。洗。臉。水。等。等。都。已。預。備。進。來。春。秀。
 匆。匆。的。盥。洗。張。媽。給。他。梳。辮。完。畢。早。餐。也。沒。來。得。及。用。便。到。瑪。靈。女。學。去。了。
 剛。走。到。校。中。已。是。上。課。的。時。候。只。得。隨。着。衆。人。到。課。堂。裏。去。上。的。是。外。國。地。
 理。課。一。個。外。國。女。先。生。叫。做。密。司。羅。白。脫。學。生。們。背。後。諧。音。呼。他。爲。蘿。蔔。頭。

他功課最嚴緊。平日並不多教。只在上課的時候。知照了第幾頁。到第幾頁。命學生們自己下去預備。到課堂上考問。記下分數。如有實在答不上的。他才講解。不過先得受他一頓埋怨。所以學生們恨極了他。造出這『蘿葡萄頭』的諱號。却也不敢怠惰。所以大家成績還不差。這一班裏。平時要算春秀最好。今天密司羅白脫又考問了春秀好幾條。誰知一條也答不上來。並且叫到他名字的時候。也似聾子一般。並不站起。直叫了四五次。才似夢醒一般的聽得所答的話。不是指東話西。便是答非所問。密司羅白脫很爲奇怪。便問他可有疾病。春秀回說沒有。疾病密司羅白脫道。那麼你昨天一定沒有預備了。春秀才點了點頭。密司羅白脫因他平日功課很好。所以並不埋怨。他只叮囑他以後要用心也就罷了。其實這時春秀意猿心馬。一顆心那裏還在課堂之中。早已在楊仲瑜身上了。同學們見他一條也答不上來。都

很。奇。怪。又。見。他。兩。眼。紅。腫。臉。色。蒼。白。以。爲。他。一。定。有。什。麼。毛。病。否。則。一。定。家。裏。間。鬧。了。氣。出。來。呢。因。爲。記。掛。各。人。自。己。的。功。課。不。能。多。想。便。都。丟。開。這。念。春。秀。是。只。望。打。下。課。鐘。可。以。與。楊。瓊。玲。說。話。誰。知。時。間。這。樣。東。西。你。越。要。他。快。他。却。越。遲。遲。我。行。不。肯。爽。爽。快。快。的。走。春。秀。心。也。不。在。書。上。耳。朵。只。留。神。鐘。聲。左。等。也。不。打。右。等。也。不。打。心。焦。不。堪。待。了。好。久。才。聽。當。當。的。鐘。聲。響。起。來。了。散。出。課。堂。便。找。了。瓊。玲。同。行。瓊。玲。道。你。可。是。哭。的。怎。的。你。的。眼。像。紫。葡萄。麼。春。秀。道。我。給。你。到。那。邊。靜。些。地。方。去。談。說。着。兩。人。携。手。到。柳。陰。一。壁。走。着。一。壁。春。秀。便。把。昨。夜。的。事。情。一。古。腦。兒。告。訴。給。瓊。玲。聽。瓊。玲。聽。到。仲。瑜。那。封。信。的。話。很。出。乎。意。料。之。外。大。爲。駭。詫。春。秀。道。瓊。玲。我。好。好。的。在。這。裏。念。書。那。裏。嫁。過。人。我。要。嫁。人。別。人。瞞。得。過。你。是。瞞。不。過。的。啊。就。是。我。嫁。人。我。又。嫁。給。誰。呢。這。謠。言。不。知。誰。造。的。仲。瑜。是。你。的。哥。哥。怎。麼。不。寫。封。信。來。問。問。你。難。

道聽了人家的謠言便信以爲真也冤枉我到這步田地你想我怎樣不傷心他信上如此說着不知是不是當真要到南洋去他回不回家要是回家便有解釋的希望要是不回家這便怎樣呢瓊玲驚道這話從何說起也太奇了哥哥到了北京家信很少也沒提起過你的事情我不是平常人可者知道瓊有信給你麼你說沒有信來我總不信你以爲你是瞞我所以也不窮詰誰知你真沒收過他的來信我猜他給你的信一定被你家朱媽偷接了下來藏了沒有拿出否則他信上所稱九封信怎麼你一封也沒接到這一封信還是在朱媽木匣子裏找尋出來的呢朱媽一定是個歹人你與我哥哥通信不知怎的被他知道了所以把這信藏起預備詐騙錢財也論不定春秀道那麼我已嫁人這句話又從何而來呢難道也是朱媽所造的麼怎的會傳到北京去呢他信上所說的彼僮又不知指的是誰我除了你哥哥以後

也。沒。有。什。麼。知。己。的。朋。友。啊。瓊。玲。道。也。許。指。鄧。維。明。而。言。也。難。說。咧。春。秀。道。鄧。維。明。這。僮。我。是。最。恨。他。他。學。問。也。不。好。人。品。也。不。好。並。且。有。些。紈。袴。習。氣。他。時。常。到。我。家。裏。來。與。我。殷。勤。我。從。來。沒。把。好。嘴。臉。給。過。他。仲。瑜。也。知。道。的。所。指。的。不。知。是。他。不。是。瓊。玲。道。是。了。是。了。也。許。鄧。維。明。放。的。謠。言。了。如。果。如。此。倒。很。容。易。打。聽。了。春。秀。道。這。些。還。不。十。分。要。緊。最。好。設。法。把。你。哥。哥。留。住。不。要。給。他。放。洋。他。要。是。不。出。洋。再。告。訴。與。他。不。遲。不。過。他。如。今。不。知。己。否。出。洋。要。是。輪。船。一。開。事。就。完。了。咳。我。這。樣。的。赤。心。待。人。依。舊。免。不。得。被。人。疑。心。會。有。什。麼。話。說。還。有。什。麼。天。理。春。秀。說。着。眼。淚。便。似。斷。線。珠。一。下。子。全。沒。了。落。個。不。住。瓊。玲。道。我。哥。哥。也。許。聽。了。謠。言。一。時。氣。極。說。這。幾。句。憤。話。事。後。便。懊。悔。了。呢。你。且。不。要。哭。千。萬。不。要。傷。心。我。可。以。幫。你。忙。的。時。候。我。總。給。你。設。法。便。了。停。會。兒。我。先。給。你。打。個。電。報。去。問。一。聲。在。不。在。北。京。說。着。執。了。春。秀。

的手勸慰了一番。便鐘響上課了。這天他們兩人都沒有心緒。上課人雖在課堂裏心却在北京。別人家說度日如年。他們乃是度時度刻度分度秒。都像一年咧。好不容易盼望到下午散課。兩人便匆匆的出校。才走到甬道。却遇見了兩個最會打趣的同學。一個叫陳又英。一個叫金蘭珍。他們都知道。玲與春秀關係的。便一把拖住不放。他們出去。蘭珍道。時候還早。何妨玩一會兒去。你們走。讀生太舒服了。一到這時候。大家挾了書包回去。把我們住讀生丟在這裏。睬也不睬了。快和我們玩玩。還是講故事呢。還是拍球。春秀道。我今天有事。明天奉陪罷。瓊玲道。你和他們客氣咧。我們走。讀生到了這時。就可以回家。這是我們的福氣。你們既羨慕。誰教你不走讀呢。又英道。你嘴兇。偏不許你回去。瓊玲道。你既然不許我回去。我是怕你只得聽命了。又英道。好好你討起我的便宜來了。你還是討你嫂子的便宜罷。說着向春秀。

格嗤一笑。春秀的臉頓時漲得緋紅。嬌嗔道：「誰是誰的嫂子？你說你說。說着要去擰又英的嘴。又英躲在蘭珍背後道：「我又沒說出名姓。又沒指了你說。你何必虛心。春秀便追過去要抓住他。又英却在蘭珍身邊打着轉。避開蘭珍道：「算了。算了。你也不是誰的嫂子。饒他一次罷。瓊玲便勸春秀道：「明天問他。我們走罷。狗嘴裏總落不出象牙的。蘭珍道：「是啊。象嘴裏才落得出象牙。咧。你們兩人這樣要緊。出去敢是去拾象牙的。瓊玲道：「噢。蘭珍倒瞧你不出。近來也這樣會說了。還是馮伯賢教你的呢。還是他沒有教你你自己傳染的。說話也傳染得這樣怪。不得傳染病。傳得很快。要死人咧。又英道：「閑話少說。規規矩矩問你。你們急匆匆的出去。可有什麼事情。瓊玲道：「說有事情。却也算不了正事。說沒有事情。却是一件最要緊的事。又英道：「既然如此。你們快快走罷。耽誤了你們正事。我們擔不起這鄭重。春秀有事在心。便乘勢拉

着瓊玲走出校門到了嵩山路春秀家裏好得春秀每逢他的同學到了無論什麼人都不許進他房的他便催促瓊玲擬電報稿子瓊玲被逼無奈只得在算學練習簿上扯了一張白紙襟上的自來水筆也拔了下來颯颯的寫着只寫了『北京馬神廟大學楊伯瑜鑒……』筆就停了覺得以下的措詞就難寫了瓊玲道這真要命了這許多話怎麼寫呢我們上中文課的時候張先生在臺上講古文觀止誰也不去聽他今天要用到了才知道不用功吃虧不淺咧春秀道你擬一個稿子寫我的名字便了春秀心裏急得非常筆裏又達不出就是能起稿子當了瓊玲的面也不好意思寫兩人商議了好久寫壞了許多白紙把一本算學練習簿都扯完了依舊沒擬得成接着把春秀的一本摘英文註解的白簿子也扯着寫又扯去了十多張也一張一張的團去丟掉每一張紙上都沒寫滿三十個字並且他們的筆

跡很細。又寫得很正。所以每一個字還沒有蒼蠅大。就算他寫滿三十個字。那麼三十只蒼蠅有多大呢。這幾張紙的幸運也太壞了。一會兒一本白簿子。又扯完了。兩人瞧天已漸黑。便把電燈開了。電報稿子却還沒擬成。心裏越想。越想不到該怎樣的寫。這事又不能託別人去寫。陌生的人是不肯寫的。熟人罷。被他知道了。豈不笑話。便決定奮勇自己寫成。把許多信書什麼寫。信必讀。咧男女通用尺牘。咧社會交際尺牘。咧一古腦兒。叫張媽到亭子間。舊書堆裏翻了出來。桌上好似擺了拆字攤一般。又費了兩點多鐘的功夫。居然寫成了。又改了幾次。讀了幾遍。覺得很妥洽了。那張電稿上寫的是北京馬神廟大學楊仲瑜鑒。秀姊嫁人事不確。你勿聽謠言。勿到南洋去。詳情信上說。收到此電。速覆玲。

春秀道。快快去發罷。電報局在那裏呢。不知打電報是怎樣的打法。可是像

電話一樣誰去打呢。我們自己去罷。瓊玲道：我們自己去是不成樣的。別人又不妥當。還是叫張媽去罷。春秀道：張媽沒打過電報的。要是叫他去打，還不知怎樣打法。電報局在那裏。東西南北也不知咧。瓊玲道：打電報的手續我都懂得。你先把這稿子謄過一遍。你們可有木戳子。蓋上一個。你把張媽叫來。我來吩咐他便了。春秀便又扯了一張白紙。工工正正謄清。又瞧了一遍。並無錯誤。便叫張媽到外面門房裏拿了一個『嵩山路李公館』的木戳。用印色在這稿上揪了一個印。瓊玲便把這電稿遞與張媽。道：你只要到四馬路外灘去問一個訊。便知道電報局的所在了。你到了裏面。瞧見有銅欄杆的櫃。抬便把這張東西遞給櫃裏的先生。他們向你說多少錢。你就給他多少錢。向他要一張發票。一般的紙帶回來。便得了。你弄得明白嗎。張媽道：電報局裏可有外國人嗎。要是外國人。我就弄不明白。嚇也嚇死了。瓊玲

道。都。是。中。國。人。沒。有。外。國。人。的。張。媽。道。那。麼。三。小。姐。你。坐。一。會。兒。待。我。回。來。了。你。瞧。瞧。發。票。對。不。對。你。再。回。府。好。麼。瓊。玲。道。快。去。快。來。我。在。這。裏。等。你。你。坐。黃。包。車。去。罷。仔。細。不。要。被。別。人。知。道。了。張。媽。向。春。秀。要。了。洋。錢。領。命。而。去。大。約。隔。了。三。刻。鐘。氣。喘。喘。的。奔。回。來。了。把。電。報。收。銀。回。單。遞。給。瓊。玲。道。三。小。姐。你。瞧。可。有。差。誤。嗎。打。電。報。麻。煩。極。了。我。把。那。張。紙。遞。與。他。們。問。我。這。樣。問。我。那。樣。這。些。話。我。都。不。懂。只。點。頭。他。們。便。叫。我。付。錢。誰。知。我。付。錢。他。又。不。收。叫。我。到。另。一。個。櫃。上。去。付。咧。春。秀。道。你。出。去。可。有。誰。知。道。張。媽。道。一。個。也。沒。有。就。是。太。太。問。我。到。那。裏。去。我。回。說。三。小。姐。差。我。去。買。雪。花。膏。不。知。怎。的。太。太。的。臉。色。很。不。好。看。咧。春。秀。道。你。外。面。去。罷。張。媽。便。出。去。了。瓊。玲。道。如。今。電。報。去。了。大。約。至。速。明。天。晚。上。可。以。送。到。哥。哥。那。裏。再。隔。兩。天。回。電。就。可。以。來。了。你。也。不。必。憂。急。這。些。捕。風。捉。影。之。談。毫。無。價。值。不。必。放。在。心。上。我。哥。哥。人。

很爽直。他要是知道了，誤會一定寫信來賠罪。咧春秀道：「早知道如此，以前的一切完全是多事。我給你做朋友也是多事，沒有你那裏會認識你哥哥呢？」瓊玲道：「這要怪張媽的，沒有張媽，我與你也不會認識的。其實呢，也是一個緣啊。你們從前住在蘇州海紅坊巷的時候，後門恰恰對了我們的前門。這才張媽領了你時常來遊玩，我與你從小認識到現在，也不容易啊。我們住在蘇州的時候，我哥哥偏也跟了父親在北京，所以沒與你見面。我們遷到了上海，還是如此。直到去年那天，你到我家裏來，哥哥隔天才回上海，你們才遇見了。所以也怪不得誰，你還是定定神，待他回電罷。他要是動了身，便罷。否則一定就要回電來的。以我的理想，一定不會動身。因爲他要動身，父親和他住在一起，一定知道。一定要問他原由，知道了原由，一定不許他走的。」春秀道：「你父親是銀行總理，一天到晚忙不了那裏，管得了這許多他。」

要走了。你父親還不知道。咧。瓊玲道：他要出洋去，一定要錢。若然向父親要錢，父親豈有不盤問之理？所以我敢擔保，一定還沒有動身。你儘放心，便了。春秀還是不信，凝神不語，呆了好久。眼圈上又漸漸的紅起來了。一會兒亮晶晶像金剛鑽一般的淚珠，又簌簌的落下來了。瓊玲撫了他肩道：好姊妹，你怎麼這樣的迂執？我哥哥呢，也太鹵莽了。不知在那裏聽了謠言，便寫了這信給你。也許道歉信已在路上追來了。無論如何，我總叫哥哥給你好好的道歉。就是了。你千萬不要悲傷憂急，壞了身體。我哥哥真對你不起。咧。他知道了，他也要抱恨終身啊。你還是散散心，不要放在心上。不過以後的信，你要設法留神，不要再被傭人們偷去。哥哥寫來的信，你一封也沒接到。也許都是朱媽偷去了。我是不便的。否則由我轉交，倒萬無一失。說到這裏，忙又改口道：不過天下的事情，都意想不到的。我到了學堂，也靠不住。咧。春

秀道。可不。是。呢。我。不。到。學。堂。也。不。致。都。被。朱。媽。偷。去。呢。瓊。玲。道。你。身。體。太。嬌。弱。保。重。些。不。要。哭。了。說。着。掏。出。一。塊。絲。巾。給。春。秀。擦。淚。道。你。昨。夜。沒。闔。過。眼。早。些。吃。了。晚。飯。睡。罷。我。也。要。回。……說。到。這。裏。外。面。房。裏。忽。然。碰。的。一。響。聲。音。很。大。好。似。一。樣。重。東。西。倒。下。去。一。般。春。秀。道。這。聲。音。好。似。在。母。親。房。裏。呢。便。又。靜。聽。了。一。會。忽。又。聽。得。阿。菊。奔。進。去。的。聲。音。又。聽。得。阿。菊。狂。喊。道。阿。嚙。不。好。了。春。秀。與。瓊。玲。嚇。得。心。別。別。亂。跳。着。不。知。究。竟。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嫁後光陰 第三回

嫁後光陰

江紅蕉記述

第四回 風木早悲慈父見背 蓼莪永廢孤兒揮淚

話說楊瓊玲正勸着春秀前房忽然碰的一響好似一樣重東西倒了下來。一會兒阿菊喊道不好了太太跌了春秀聽得是母親跌交便奔出去瞧一壁走着一壁拭淚瓊玲也跟在後面到了母親房裏見母親跌在衣櫥面前櫥門還開着櫥裏上格的一件衣服也跌在地下三人忙把他扶到床上春秀問跌痛了沒有問了好幾遍總是不答兩只眼睛白佯佯的瞧着春秀喉嚨口的痰聲呼羅呼羅的響着臉上現着紫色瓊玲也呼着伯母伯母你覺得怎麼樣也不回答春秀急得哭了這時早驚動了張媽等人一齊趕進來。

張媽先把地上衣服拾起。關上櫥門。奔到床前。一瞧也叫了幾聲。太太仍是。不應。便問阿菊。阿菊道。我剛才走出太太房時。見太太在櫥裏整理。我在外。間冲茶。忽聽得這裏一響。奔進來。瞧太太却跌在地上了。張媽道。啊。約不要。跌……春秀道。跌了。怎麼樣呢。張媽道。不要緊的。小姐你別哭。千萬別慌。快些去找老爺回來。春秀道。那麼你們快些去找罷。張媽道。這時老爺不知在那裏。春秀道。嫂子總知道的。因為父親今天與哥哥一同出去的。你去問少奶罷。張媽道。少奶也出去了。啊。春秀道。少奶又到那裏去的呢。張媽道。我也不知。啊。阿菊道。我好似聽說到白克路沈三姑奶奶家去的。春秀道。那麼阿菊你先打個電話去問一聲。少奶奶可在那裏。阿菊領命而去。一會兒奔進來。道。少奶和沈姑奶奶到天蟾舞臺看五木狸貓換太子了。春秀道。這樣罷。張媽你快快坐了。車子到天蟾舞臺去。向少奶奶問明了。老爺少爺地處就

去。通。報。請。他。們。快。快。回。來。少。奶。奶。也。請。他。立。刻。回。家。你。就。去。罷。你。就。去。就。來。張。媽。領。命。也。來。不。及。換。衣。服。只。上。了。一。個。馬。子。便。雇。車。而。去。這。裏。春。秀。瓊。玲。等。守。着。仍。是。叫。喚。不。應。瓊。玲。道。你。聽。伯。母。喉。間。的。痰。聲。愈。加。大。了。你。父。親。和。哥。哥。不。知。什。麼。時。候。回。來。呢。還。是。先。找。個。醫。生。來。瞧。瞧。罷。春。秀。道。請。張。龔。擊。呢。還。是。夏。應。堂。他。們。生。意。很。忙。一。時。不。得。就。來。罷。瓊。玲。道。這。種。病。症。依。我。意。思。還。是。請。西。醫。春。秀。道。西。醫。沒。有。熟。人。啊。瓊。玲。道。照。例。醫。生。是。不。能。胡。亂。薦。的。我。薦。了。你。父。親。哥。哥。回。來。不。知。可。要。怪。怨。春。秀。道。謝。謝。你。介。紹。一。個。西。醫。我。父。親。和。哥。哥。決。不。怪。怨。瓊。玲。道。那。麼。有。一。位。德。醫。龍。示。吉。醫。道。很。好。是。我。的。親。戚。我。打。一。個。電。話。去。包。你。就。來。說。着。就。到。穿。堂。間。去。打。了。一。個。電。話。進。來。春。秀。道。龍。先。生。可。在。家。裏。瓊。玲。道。巧。極。了。他。剛。從。藥。房。裏。的。診。所。回。家。一。會。兒。便。來。了。春。秀。便。與。母。親。在。胸。前。撫。摩。撫。摩。了。一。會。便。問。瓊。玲。道。龍。先。生。

怎麼還不來。瓊玲道：他住在江灣路汽車到這裏，至快要十七八分鐘，少停便得來了。……正說到這時，外面又有一個老媽子奔進來，道：醫生來了。春秀道：快請他樓上來罷。老媽子聽着，便下去引導。龍示吉上樓。玲先招呼。過又與春秀介紹，便把李太太傾跌的事說了一遍。龍示吉診了一診脈，又把聽筒在李太太胸口聽了一會，又仔細相了一會眼睛，便問李太太：今年可有幾歲？春秀道：今年四十三歲。龍示吉道：平日酒喝不喝？春秀道：酒是不喝的。龍示吉道：平日身體可強壯？春秀道：平日很強壯，疾病很少。不過時常要伸火，有時要頭痛，或昏漲。龍示吉道：這就很棘手了。春秀道：務必請龍先生費心。母親跌了，這交怎麼使？如此眼睛怎麼沒神？龍示吉道：這種病中醫叫跌，中西醫叫做腦充血，因為腦子裏血太多了，所以昏暈，失知覺了。如今他瞳人已失反應的狀態，病症很重，你們趕快請別位醫生來瞧瞧罷。春

秀道務必請龍先生診治診治可有什麼方法能救治麼請開一張方子罷龍示吉道這腦充血的病輕的毫不足重重的便有性命之憂普通人頭昏伸火等也是輕的腦充血就是重一點只要用冰在頭上包着也就痊可了如今他臉色發紫怕已血管爆裂所以非常棘手春秀道謝謝龍先生好歹救一救罷瓊玲道費你神想個法子救治了大家很感激的龍示吉很躊躇道我覺得很棘手你們何妨再請幾位醫生來大家商量商量春秀道另外再請醫生要耽擱時候總要求龍先生想個救急之法最好打一針什麼把他先救醒了我們再從長計議你瞧怎樣呢龍示吉道打針也無效力了普通的打一針強心劑也許有效現在他血管已破裂便難收效了……正說到這裏春秀的父親李品山和他兒子敏伯也回來了一會兒春秀的嫂子錢淑儀也回來了在淑儀心裏五本狸貓換太子沒看得全很是懊喪但是

面。子。上。不。能。不。做。一。些。假。慈。悲。出。來。便。在。樓。梯。上。一。路。叫。喊。痛。哭。進。來。媽。天。
 媽。地。很。是。熱。鬧。品。山。敏。伯。便。阻。止。道。且。慢。哭。着。大。家。商。量。商。量。再。說。瓊。玲。與。
 品。山。淑。儀。敏。伯。都。已。見。過。好。幾。次。熟。不。拘。禮。便。又。與。龍。示。吉。介。紹。一。過。品。山。
 是。知。道。龍。示。吉。在。上。海。很。有。名。望。醫。道。也。很。好。便。請。他。悉。心。診。治。春。秀。把。傾。
 跌。的。事。情。說。了。一。遍。龍。示。吉。也。把。病。的。脈。案。說。了。一。遍。品。山。敏。伯。又。懇。求。龍。
 示。吉。救。治。龍。示。吉。道。人。呢。不。見。得。就。在。幾。個。鐘。頭。裏。發。生。危。險。如。今。他。喉。嚨。
 裏。痰。聲。還。有。不。過。血。管。已。破。裂。也。就。難。於。治。療。若。是。暫。時。救。活。他。也。有。一。個。
 方。法。品。山。道。龍。先。生。有。什。麼。方。法。只。管。請。試。龍。示。吉。道。既。然。如。此。只。有。放。血。
 說。着。便。在。包。裏。取。出。一。只。放。血。的。針。先。把。酒。精。揩。拭。過。了。又。在。病。人。臂。上。用。
 棉。花。蘸。了。酒。精。擦。了。一。回。將。針。插。入。迴。血。管。內。一。端。果。然。放。出。了。許。多。血。約。
 有。七。八。分。鐘。把。針。拔。出。收。拾。好。但。是。臉。上。的。紫。色。仍。不。改。變。不。過。痰。聲。小。了。

一些人似乎微微有些氣息了。又打了一針。可針這才慢慢地醒過來。大家轉悲爲喜。龍示吉才收拾皮包而去。臨去與瓊玲說道：現在雖然已醒，不過在十個鐘頭內便要發生危險。因爲細血管既破，是無法可想的。最好叫他們再請幾個名醫診治。也許可想法。瓊玲便把這話告與他們知道。品山果然又去請了好幾位西醫，都是搖頭不開方子而去。不到四個鐘頭，果然死了。大家哀慟非常。料理喪事在七七四十九天。延僧聘道，在家唸經念佛。春秀哭得像淚人一般。幸而北京楊仲瑜已有了回電，說一切謠言都是一個姓鄧的所造。都已道聽清楚。託妹子在春秀面前先代道歉。緩日自己回南。負荆請罪。春秀心裏的石頭才放了下去。不過自從母親死了以後，終覺得非常悲傷。嫂子在面子上很和善，骨子裏很狡猾。至今家政大權都操在他手裏。春秀什麼事總不便時常暗自流淚。有時告訴與瓊玲聽。瓊

玲。要。想。接。他。去。住。住。但。是。春。秀。總。紅。着。臉。不。肯。後。來。仍。是。璦。玲。出。了。一。個。主。意。住。宿。讀。書。可。以。與。家。庭。少。接。近。一。些。春。秀。又。嫌。住。校。沒。有。知。己。璦。玲。便。也。住。校。伴。他。一。天。是。禮。拜。六。春。秀。因。爲。有。一。個。多。月。沒。歸。家。便。在。這。天。回。去。品。山。道。你。爲。什。麼。好。久。不。回。來。呢。春。秀。推。說。校。中。功。課。很。忙。又。因。近。來。學。生。自。治。會。又。推。舉。我。爲。會。長。一。切。雜。務。忙。不。過。來。所。以。好。久。不。能。回。家。品。山。道。咳。好。孩。子。你。也。不。必。瞞。我。你。多。分。爲。了。母。親。已。死。住。在。家。裏。觸。景。傷。情。所。以。住。讀。又。不。很。回。來。我。也。知。道。的。好。孩。子。你。一。定。因。爲。說。了。怕。我。傷。心。所。以。這。樣。說。話。我。呢。與。你。母。親。在。日。感。情。很。好。廿。年。左。右。也。沒。牙。齒。高。低。過。一。次。他。死。了。怎。麼。不。想。他。你。哥。哥。是。早。已。娶。了。嫂。子。便。不。覺。得。有。什。麼。感。觸。你。很。可。憐。啊。……說。到。這。裏。品。山。眼。圈。便。紅。了。起。來。忙。掉。過。頭。去。瞧。着。窗。上。的。窗。衣。不。與。女。兒。瞧。見。一。會。兒。又。走。到。窗。前。偷。偷。的。拭。淚。但。是。春。秀。早。已。瞧。見。了。聽。了。

這一番話也早已哭了。品山聽得春秀鼻子嗤通嗤通的聲音，便走過來撫着春秀道：別哭罷！你哭了，我也難過啊！他這樣的說着，但是也哭了。春秀便捧着父親的手，更加哭得利害。大家聽見了，都走進來勸勸了好久。方才止哭。敏伯把父親勸到書房裏去，由老媽子擰了一把熱手巾擦臉談論些不相干的事。岔開春秀，由張媽扶入房中也洗了一個臉，和衣蓋上一被睡了。張媽便坐在牀沿上一壁給他捶腿，一壁告訴他道：老爺又要娶新太太了。春秀道：可真麼？張媽道：怎麼不真？昨天媒人來要老爺揀日子行聘，我親耳聽得的啊！小姐你除了讀書什麼也不知道麼？春秀道：我一些也不知道。你可知道女家姓什麼？張媽道：起初我只知道姓趙，後來留心一打聽，原來就是孟德蘭路趙太太的三小姐。春秀道：可真麼？他今年才廿一歲，怎麼能踏進門來便做母親麼？張媽道：續絃希什麼罕？去年巨籟達路鄭老爺娶續

絃兒子已三十七歲娶的續絃才十八歲呢。春秀道那是陌生人不要緊的。趙三小姐是我的表姨母。時常到我家來與我玩着鬧着。比我只長得四歲。瞧他怎麼好意思做母親。張媽道這個當然是母親啊。春秀道當真不當真。你沒弄錯麼。趙三姨心高氣傲的人。怎肯做父親的塾房呢。張媽道的確是。趙三小姐前天趙三小姐的王媽到這裏來玩。他告訴我的將來三小姐嫁了過來。倒很好。他和太太雖然是表姊妹。倒比親姊妹還好。五小姐和他也很好。以後大家有照應了。娶了一個陌生不知性情的太太來。真不容易辦呢。五小姐還算福氣。不過我們叫慣他三小姐的。立時立刻改口叫太太。倒不易上口呢。春秀道父親怎麼會想到娶趙三姨。倒也很奇怪啊。張媽道聽說是八舅老爺和張四老爺做的媒。聽說八舅老爺一大半是爲了你五小姐才做這媒人的。因爲趙三小姐既是親戚。又和你很合得來。所以竭力慫

慝我們老爺配的春秀道要是我做三姨就不答應的他既和我母親要好那麼我母親死了他怎麼忍心走進來坐我母親這位子呢張媽道這是趙五老爺作主他也無可如何他們比不得這裏老爺什麼事都可圓通兒女的事也不肯作主的啊……春秀聽到這裏臉便紅道張媽你說說總沒好話說不準說下去了張媽笑道是是是是我就說了……這時另外一個老媽子在房門口問道張阿姊五小姐可要吃夜飯張媽道五小姐可吃些粥春秀道不吃了你給我沖杯熱茶去張媽便起來回覆那個老媽子道五小姐不要吃了說着便走出去沖了一玻璃杯的代代花龍井茶進來春秀便要坐起來喝張媽道且慢着還燙咧等會兒由他泡泡濃罷……等了會兒張媽道行了可以喝了春秀便坐了起來喝了幾口張媽道五小姐索性脫了衣服睡好罷肚子餓叫我一聲便給你預備吃食罷春秀便脫了衣

服睡安穩了。張媽仍坐在床沿上和他捶腿慢慢兒。春秀便睡着了。明天因爲身子不適沒有到。瑪靈女學去做禮拜。頭痛了一天。禮拜一仍不能到校。請了三天假。方才到校。禮拜五那天。品山也沒請。風水先生揀日子。自己定了一個日子。知照媒人屆時行聘。便忙忙碌碌預備聘禮珍寶首飾花菓。錦繡真是不少。聘禮等等都是舊式。那天很是熱鬧。又過了兩個月。已是十一月初初二四是一個好日。品山就在那天結婚。賓朋滿堂。喜溢眉宇。笙繁酒沸。鼓樂喧天。大家都稱贊新娘豔麗無雙。爭進頌詞。說不盡的旖旎風光。熱鬧非常。在見禮的時候。春秀向他叩頭行禮。又叫了一聲母親。新娘似乎很靚。覷頸項裏的肉也紅了。過了正日。品山與新夫人度着蜜月。自是快樂。春秀也每星期回家一次。却也似多了一個閨友。也很喜樂。許多親戚們多說趙三小姐名。叫蘊嫻。與他的八品很相合呢。因爲他的待人接物也非常。

和氣。所以李公館一班僕傭也很快活。時常叫錯叫他爲三小姐。他總笑笑。並不生氣。而且待下人手頭很寬。那些下人一片歌功頌德之聲。品山見是如此。非常得意。便想到娶續絃。很不容易。各方面皆合。如今娶到了這位夫人。可算得十分滿意了。品山又想春秀的母親死了以後。家庭便少了一種有趣的。精神。如今可以恢復原狀了。他與春秀素相和好。現在做了母女感情。一定格外的好了。品山這樣的想。以爲這事一定樂觀到底了。誰知過了一個。月。春秀放了年假。回來要想做一件衣服。過年穿着。又因穿孝。所以綢緞皮貨都不能穿。想做一件嗶嘰駱駝絨襖子。一件西式的毛線呢斗篷。在平時。只要在母親面前說一聲。三四天之內。便由裁縫趕製了。如今母親已只得向父親要了。不過品山每天在家的時候很少。了好幾天。才候到品山道。以後這樣很不便。你還是和母親說。你向我要。或者向母親去要。都是

一般的。你要什麼東西。儘管向母親要便了。春秀道。三姨很忙。又是新來。便向他。要東西。不麻煩麼。品山道。如今是一家人了。決不嫌麻煩的。說着。便。在。身。邊。掏。出。六。十。元。鈔。票。道。你。先。去。買。起。來。罷。不。彀。我。再。給。你。你。做。斗。篷。還。是。到。元。泰。去。買。元。泰。本。來。做。賬。的。你。要。做。還。是。就。去。做。起。來。也。要。好。幾。天。咧。說。着。便。又。穿。了。衣。服。出。去。了。這。時。蘊。嫻。在。隔。室。聽。得。清。清。楚。楚。却。不。理。會。明。天。春。秀。便。到。蘊。嫻。房。裏。去。問。他。要。元。泰。的。摺。子。蘊。嫻。道。你。做。什。麼。春。秀。道。我。想。做。一。件。斗。篷。一。件。駝。絨。襖。子。蘊。嫻。道。這。幾。天。很。冷。駝。絨。不。暖。何。不。做。一。件。狐。皮。襖。子。春。秀。道。狐。皮。襖。子。我。有。的。不。過。穿。着。母。親。的。孝。怎。麼。能。穿。呢。蘊。嫻。沈。着。臉。冷。笑。了。一。聲。道。是。啊。你。母。親。死。了。應。得。穿。素。淨。些。的。衣。服。那。麼。駝。絨。襖。子。做。什。麼。面。子。呢。近。來。品。藍。嘩。嘖。很。時。你。可。是。剪。品。藍。嘩。嘖。麼。春。秀。道。不。是。的。我。想。剪。元。色。毛。線。呢。裏。子。用。銀。色。的。胡。桃。絨。蘊。嫻。道。虧。你。想。得。出。這。件。衣。

服又素淨又雅觀……春秀道父親叫我到元泰去剪請你把摺子給我蘊嫻道什麼春秀道元泰呢絨號的取貨摺子蘊嫻道阿喲喲我三姨是新來不知道這個你父親沒交給我啊不知你父親藏在什麼地方咧春秀一聽知道昨天與父親所說的話他都知道所以說話裏藏着骨頭心裏頓時一氣吃了這個釘子開口不得倒呆了蘊嫻道你怎麼呆了啊你可是在那裏記憶摺子你父親放在什麼地方麼春秀氣得哭出來了掉轉身體便跑回自己房裏倒在床上嗚嗚咽咽哭了格外憶念亡母格外感觸繼母手裏過活非常難受張媽不知緣由也無從勸起哭了一會便把這事告訴張媽張媽道這話你太多心了也許他說這話出諸無心你不要悲傷自己身體要緊這一陣身體不十分好五小姐你保重些罷春秀道你給我罷現在問他要一個摺子尙且如此將來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呢並且摺子也是父親

的錢也是父親的。他就不答應了。做一件衣服已如此。其他怎麼辦呢。張媽道也許大家誤會的。三小姐一向脾氣很好。與五小姐也很要好。決不如此的。也許老爺真沒有交給他。他自然不知道。還是待老爺回來問老爺罷。春秀道母親房裏的東西。他什麼也都整理過了。這摺子豈有不知之理。他不拿出來。我就不做也。使得張媽道這樣罷。由我再問一聲。可找到了沒有。春秀道不要去。我從今以後再也不問他要什麼了。我一世沒得穿。情願裸體。我也不問他要什麼了。……說到這裏忽然有人推門進來。張媽兀的一驚。欲知來者何人。進來什麼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嫁後光陰

江紅蕉記述

第五回 海天萬里先報尺書 風雪三冬忽亡團鶴

話說春秀爲了繼母不肯把元泰摺子給他回到房裏大哭張媽用種種言語譬解春秀仍很堅決賭咒以後再也不向蘊嫻要什麼東西正說之間走進一個人來却就是蘊嫻蘊嫻笑吟吟的走到床前道春秀你怎麼這般孩子脾氣遲了一刻兒便哭了回來我喊你少停由我尋覓你竟頭也不回的走了如今被我找到了說着便把摺子遞與春秀春秀却不接手蘊嫻便放在他枕邊笑道這一些事兒怎麼便生氣了呢這是我不是別生氣別生氣你父親回來見你如此便要怪怨我了說着便拉春秀起來春秀便站起

道。你。說。那。裏。話。總。是。做。女。兒。的。不。是。啊。蘊。爛。道。你。收。拾。收。拾。我。們。吃。了。飯。一。起。去。罷。我。也。想。到。元。泰。去。瞧。瞧。可。有。什。麼。料。子。剪。些。張。媽。你。去。關。照。叫。他。們。開。飯。罷。說。着。便。與。張。媽。一。起。出。來。一。會。兒。飯。已。開。端。整。張。媽。來。叫。他。出。去。吃。飯。誰。知。已。和。衣。睡。了。張。媽。要。他。去。吃。春。秀。道。肚。裏。不。吃。東。西。還。漲。非。常。難。過。咧。我。不。吃。了。張。媽。無。法。只。得。出。去。覆。命。春。秀。睡。了。半。天。心。裏。愈。加。悶。了。便。叫。張。媽。去。請。瓊。玲。來。談。天。瓊。玲。氣。喘。喘。的。跑。上。樓。來。道。我。當。是。什。麼。事。這。般。要。緊。原。來。是。要。我。來。談。談。天。春。秀。便。把。白。天。的。事。情。告。訴。瓊。玲。瓊。玲。也。只。得。解。釋。一。番。道。家。庭。之。間。什。麼。事。不。能。有。一。個。疑。字。攙。在。裏。面。什。麼。事。情。只。要。一。疑。沒。有。不。像。的。譬。如。疑。一。個。人。與。自。己。有。意。見。那。麼。這。人。的。一。舉。一。動。都。與。自。己。有。一。種。意。見。的。情。狀。還。有。許。多。人。本。來。沒。有。意。見。的。只。要。有。一。個。人。忽。然。生。了。疑。心。便。能。慢。慢。的。變。得。真。有。意。見。了。所。以。什。麼。事。總。得。坦。直。些。什。麼。

事總不要疑人與自己有意見。現在你說他過意與你作對。也許他自己還沒想到這心思。否則他爲什麼仍把摺子親自來送給你。又說了許多好話呢。春秀道這些都是假仁假義。誰也瞧得出的。我起初也當他是一個好人。誰知他居心很利害。他既然肯把摺子給我爲什麼不早些拿出來爲什麼說話裏夾着骨子說我與父親說話的時候也是無心並且叫順了時常稱他爲三姨。誰知他生了心去。你想明鎗是易防。暗箭怎防得了呢。我們說話一向是不留神慣的。都要照他這樣。怎能再說一句話。只好拿封條把嘴黏起來了。瓊玲道這幾句話說得太巧了。所以聽着很梗着耳朵。要是大家不留神話就岔過去了。你們本來很要好的。我可以斷定他決不是有心而害的。你只要不放在心上。大家也就忘了。雖然他是你的後母。終究是一家人。啊要是感情壞了。日常怎麼叙在一塊兒呢。春秀道他沒有嫁過來的時

候。很。和。善。如。今。變。得。這。般。快。我。所。以。格。外。氣。咧。瓊。玲。道。這。話。不。必。說。了。這。幾。天。我。哥。哥。可。有。信。來。麼。春。秀。道。信。是。有。的。不。過。三。言。兩。語。他。又。說。要。到。廣。東。去。不。知。爲。了。什。麼。事。情。瓊。玲。道。是。的。他。已。啓。行。了。不。過。有。一。些。事。天。津。要。住。兩。三。天。再。乘。輪。船。到。廣。東。去。繞。一。下。子。大。約。至。多。再。遲。兩。個。月。便。到。上。海。了。春。秀。道。當。真。麼。瓊。玲。道。自。然。當。真。他。還。說。明。年。到。上。海。來。做。事。不。再。赴。京。了。春。秀。道。本。來。北。邊。的。氣。候。與。他。身。體。不。甚。相。宜。啊。大。約。是。聽。醫。生。之。勸。了。瓊。玲。微。笑。道。不。是。的。他。是。聽。我。之。勸。春。秀。道。醫。生。勸。了。他。好。幾。次。沒。有。聽。從。怎。麼。你。妹。子。一。勸。便。見。效。呢。瓊。玲。道。醫。生。勸。不。動。做。妹。子。那。裏。勸。得。動。呢。還。是。用。你。的。名。義。才。見。效。咧。我。上。次。寫。信。去。說。你。這。裏。很。寂。寞。勸。他。早。些。回。南。他。便。離。京。了。春。秀。道。不。要。胡。說。罷。瓊。玲。道。千。真。萬。真。一。句。也。不。胡。說。如。今。時。已。不。早。我。回。去。了。你。保。重。些。罷。說。着。便。告。辭。而。去。春。秀。也。沒。相。送。這。天。晚。上。只。

吃得淺淺的兩盞薄粥過了五天。品山問他道：「斗篷可做了？沒有。」春秀不作聲。但是臉上顏色似乎現着很悲苦的樣子。品山又連連問了幾次。春秀才悲聲道：「我情願一輩子不做衣服了。」品山道：「怎麼說這句話來？可是六十元不穀麼？」這我早已與你說過了。啊，不穀我再給你。不過我想單做一件駱駝絨襖斗篷到元泰去賒帳六十元也就穀了。」春秀道：「六十元也還了父親罷。」說着在桌子抽屜內取出了六十元鈔票遞還與品山。便眼圈兒紅着眼淚。如珍珠一般一顆一顆的落下來了。品山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便撫着他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你總要說出來。我才可以知道你藏在心裏不說出來。誰知你是什麼事呢？」春秀道：「這事我不能說。嗚，還有一個摺子也還了父親罷。」說着又在抽屜內找出了元泰的摺子遞與品山。品山道：「你究竟還是嫌錢少？還是別的事？你快告訴我。可是不願去賒帳麼？那也容易啊。你

喜。歡。到。那。一。家。店。便。到。那。一。家。店。去。做。只。要。先。付。些。定。洋。該。要。多。少。錢。你。向。我。要。我。不。在。家。裏。你。向。母。親。要。便。了。春。秀。道。我。罰。咒。也。不。向。他。要。什。麼。了。品。山。道。怎。麼。怎。麼。可。是。你。向。他。要。過。東。西。他。不。給。你。麼。你。告。訴。我。你。要。過。什。麼。東。西。春。秀。哭。道。我。用。爹。爹。的。錢。可。是。用。不。得。的。爹。爹。做。衣。服。給。我。穿。可。是。穿。不。得。的。爲。什。麼。他。不。許。我。做。既。不。許。我。做。便。不。做。也。希。什。麼。罕。品。山。道。他。怎。麼。不。許。你。做。春。秀。便。和。淚。把。這。許。多。情。形。告。訴。品。山。品。山。也。解。釋。了。一。番。把。六。十。元。給。還。與。他。又。加。了。五。十。元。便。持。了。摺。子。去。問。蘊。爛。蘊。爛。道。這。真。怪。了。我。夢。也。沒。做。到。啊。我。何。嘗。不。許。他。做。衣。服。呢。他。向。我。要。摺。子。我。因。爲。放。在。那。裏。忘。却。了。一。時。想。不。起。遲。了。一。些。誰。知。他。便。撮。着。嘴。唇。奔。回。房。去。哭。了。我。趕。忙。把。摺。子。找。了。出。來。親。自。送。到。他。房。裏。這。種。樣。子。服。侍。阿。婆。也。不。過。如。此。你。娶。我。來。的。時。候。沒。有。說。明。要。服。侍。女。兒。小。姐。啊。品。山。道。算。了。算。了。孩。子。不。懂。

事順性慣了。不要作他的真蘊爛道。我何嘗作他。真不過他。也不當我是長輩。看待你聽他。常面可曾叫過我。一聲橫也。三姨豎也。三姨難道小姨可與。姊夫住在一塊兒的麼。他今年也十七歲了。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了。既然。是。孩子。也得要有孩子規矩啊。其實我來到此地。還沒好久。不值得生氣。不過積在肚裏。肚子也得爆破了。呢。我總不作他。真你是在外面的時候。多不知家裏的事。我要告訴你罷。似乎嫌我兇。被人家說起來。總派我的。不是我那裏敢說。不過這樣一輩子過下去。我情願做一個養媳婦。咧。品山道。大家不要生氣。果然孩子不好。或者沒有規矩。你是母親。儘可以教訓蘊爛道。哼。我不教訓。還得受他的教訓。我要教訓了他。天怕不要翻轉來。麼。品山道。閒話少說。你把這摺子放好了罷。蘊爛道。我不放了。你去交給你的女兒罷。他來要一次摺子。便給我受一次氣。我委實受不了。你還是給他罷。我也不要。

做什麼衣服更用不到這摺子品山道這樣罷由我去交代他從今以後不許來要摺子蘊嫻仍不肯收受勸了好久才藏起來了後來品山又另外給春秀起了一扣春記的摺子春秀做衣服才可以舒舒服服做了品山又從中調和面子上母女的感情總算恢復了不過後母與前子無論如何總隔膜的面子上雖不破裂心裏總存著芥蒂前妻所生的子女要是有了智識對於後母總像防敵一般後母對於前子又好像除盜賊一般的辣手所以後母與前子感情真好的一百個裏也揀不一二個來就如蘊嫻與春秀也是如此在年底總算大家相安無事到了陰歷年初一自有一番新年景緻大家拜年這天敏伯與淑儀是第一個與父親拜年拜過了又給蘊嫻拜還有敏伯的子女也與祖父母等拜年淑儀這人最是利害他的爲人兇是兇在肚裏禮儀是絲毫不脫的所以也領了子女給春秀賀年春秀在自己母

親未死的時候是順性嬌養慣的他從未向祖宗長輩磕過一個頭同輩之中是更沒有祿祿等的儀式了他的心裏也並非妄自尊大他只覺得這樣像戲台上一般的東磕一個頭西作一個揖非常難以爲情他也有好幾次添添勇氣想和父母叩安但是總含羞不能實行他總覺得是一件不能實行的事情好得父母很鍾愛他所以也不勉強他行這舊禮式所以他在幼年的時候倒時常向人磕磕頭十歲以後便革除了有許陌生人都以爲他是耶蘇教徒所以祭祀慶賀等等都不跪拜誰知他雖在瑪靈女學讀書却不信耶蘇教的不過他對於跪拜確是一個不能奉行的人如今蘊嫻很不高興因爲兒子媳婦孫兒女等都與他賀年獨有春秀不賀年他就疑想到感情問題上去了他想春秀一定瞧不起我所以不與我賀年眼睛裏簡直沒有我這麼一個人了所以蘊嫻與春秀的感情上加了一重隔膜因

爲新年裏不便多說。大家只放在心裏。不過蘊嫻對於春秀的態度。却絲毫不同了。淑儀面子上很圓。到兩方面都周旋。但是骨子裏和春秀意見也很深。所以處處都和蘊嫻連絡。他們姑嫂的意見起原。在一件狐皮袍子。這時春秀的母親還沒有死。所以當時是春秀佔的優勝地位。原來淑儀的母家境况不十分好。淑儀的父親本來是一位小學教員。那年檢定小學教員。被勸學所不知怎樣一檢。把飯碗檢掉了。恰巧淑儀的哥哥仲英在鐵路局裏做事。因爲部令把各處交通機關人員大爲裁減。仲英便不幸也在裁汰之列。父子兩人都沒有事情。格外拮据了。時常跑到妹子那裏去移轉移轉。好得敏伯是一個糊塗人。並且很懼怕妻子。所以妻子便膽膽大大的津貼母家了。起初很祕密。一個人也不知道。淑儀津貼母家。不是津貼現款的。因爲現款容易露痕跡。並且現款也不容易向敏伯要。敏伯在一家洋行裏做大

寫每月薪水不過一百五十兩銀子已很有限就是如數都向敏伯要了去
津貼母家也有限啊所以他就想了一個好法子出來用衣服首飾來津貼
因爲李家兒子媳婦們的衣服首飾都歸品山付帳所有各綢緞莊各首飾
店都立着往來摺子要什麼東西只要拿摺子去支取到了節上自有品山
去還帳還帳的時候品山總吵這一節怎麼又是這許多賬交代你們省些
却偏不肯聽下次你們再這樣漫無限制不許再賒帳了我把各店的摺子
立刻去註斷瞧你們怎麼去賒品山當時雖這樣吵着但是總不聲不響的
去付了也並沒有註斷下一次依然如此淑儀瞧在眼裏便到各店去剪了
許多綢緞做了許多衣服單的夾的棉的皮的做了許許多多做成了却並
不穿著都私下運回母家母家的人也並不穿着只送到典當裏去儲藏當
店裏對於時式的新衣服是很當得起價他們得到了當價便把當票拿回

來也不放在家裏。又把他賣掉。又可以得到一筆賣價。所以大家只瞧見淑儀做衣服。却不很瞧見他穿上身去。敏伯蒙在鼓裏。絲毫不知品山是更留神。不到媳婦的衣服。所以也不知道春秀的母親人很忠厚。只爲他藏在箱裏。也想不到他出後門。只有春秀心很細。他只瞧着嫂子陸續的添衣服。但是穿上身的十件之中。也不過一二件。並且只添衣服。却不添箱子。太陽好的日子。也不見他把衣服出來晒。那麼他的衣服到那裏去了呢。這樣一想。就想到他做衣服去賣錢了。但是也想不到拿去津貼母家的。只以爲他是賣了錢。存私房。只藏在心裏。也不多說。絲毫不露風聲。淑儀見誰也識不破他的玄虛。很是得意。陸續的照了這個法子。供給有一天。是十二月十五。下過了一場雪。天氣很冷。仲英跑來。春秀剛在家裏。瞧見他身上穿一件菜灰摹本緞的羊皮袍子。已很舊了。緞子上已有許多油痕。像剃頭店裏的刮。

刀布一般亮晶晶的照人。誰知坐了兩個鐘頭出去。身上却穿了一件華絲葛的狐皮袍子了。走出去的時候。春秀又剛在走廊裏散步。當面遇見春秀。只覺得眼睛面前一亮。原來仲英身上已換上狐皮袍子。這袍子的面子是水灰團鶴的華絲葛。上面罩一件細柳條的黑絲絨馬褂。這麼一襯。十分漂亮。與刮刀布一般的亮大不同了。春秀何等眼快。便又仔細瞧了一瞧。便瞧出這兩件衣服是自己哥哥的。不過當時也不疑心什麼。只以為仲英要到那裏去吃喜酒。跑來借穿的。但是淑儀究竟虛心懷着鬼胎。被春秀這麼一瞧。頓時臉上飛紅。把哥哥忽忽送了出去。便進去了。誰知還有一件巧事。過了一夜。敏伯忽然向淑儀要這兩件衣服穿。淑儀出其不意的聽着。一時急昏了。便答不出來。敏伯又催他找出來。淑儀呆了好久。才掉着玄虛道。這兩件衣服不是你。不歡喜麼。我覺得擠在櫥裏討厭。所以藏在箱子裏了。你

既然不愛團花何必穿他呢。絲絨馬褂怕也壓癢了。你穿別件罷。敏伯道：絲絨馬褂怎不掛在櫥內，却藏到箱子裏去。既然癢了，我也不要穿了。淑儀聽了，心上一塊石頭才放了下來。誰知敏伯隨又接上道：那件狐皮袍子，拿一拿出來罷。我出去要穿。淑儀起初以為他不要了，誰知接上這麼一句，頓時心又跳起來了。只得仍搪塞道：你不愛這件，又何必穿他。並且這件已被我安藏到後面廂房裏箱子了。衣櫥裏有一件外國緞的狐皮袍子，你穿上了罷。省得我去翻箱倒篋了。不知放在那一只箱裏。我一時記不起，還得一只一只裏去翻尋呢。敏伯道：這件上的團花，我本來不喜歡。現在我瞧見幾個朋友也穿着團花的衣服了，所以我也想穿了。做了起來，不穿困在箱裏，也可惜得很。你叫王媽去抬一抬箱子，也便得很啊。淑儀這才真急了。想今天拿什麼給他呢。只得再搪塞道：你倒說得容易。叫王媽一只一只箱子去。

翻他能翻麼。翻亂了。把衣角打了折痕。大襟也壓皺。將來拿出來。像胡桃裏。拿出來的一般。穿得上身麼。還不是依舊要我。去整理。我今天腰裏痛。爬不動呢。你有別件穿也凍不死的。怎麼與我作對。偏要今天穿出去麼。你又穿給那一個狐狸精去瞧。咧說着。便在抽斗裏拿出一包。大大小小五十餘個。鑰匙向地下一擲。沈着臉道。你要穿你自己去找罷。言時聲色俱厲。敏伯倒嚇了一跳。忙俯身把鑰匙一個個拾了起來。包好柔聲下氣的說道。我沒有知道。你腰痛啊。既然腰痛。就明天找也無妨。淑儀道。哦。我腰不痛。就得做你的奴僕。你要怎樣。便怎樣。你出幾塊錢。一月傭我的呢。就是傭人也不能不顧人家死活的。使喚啊。也該體恤些。讓他們歇歇力啊。敏伯道。算了。算了。你又爲了這一些小事。生出氣來。怎值得呢。淑儀道。你算小事。我却當作大事。咧我喜歡生氣。你把我怎樣。敏伯笑道。你既喜歡生氣。我也不能把你怎樣。

你儘管去生你的氣便了。淑儀聽得這話，這才格外放大了喉嚨道：「原來你要我生氣，所以時時刻刻尋出事來氣我。你把我氣死了，你想怎樣？你既然要氣死我，還不如拿把尖刀照準了我的喉嚨，戳死了倒爽快得多。咧，你快拿刀來，我伸着脖子候在這裏，你不殺我不是好漢，快些……快些罷。」說到這裏，放聲哭了。大家多聽得了，便進來問什麼事。大家勸了一陣，敏伯坐在旁邊倒默默不聲，只有他一個人帶哭帶說的訴着春秀的母親，便說道：「大家年紀輕，咧閑氣少爭爭，你也耐心些。男人性度總是想要什麼便什麼的女人，只能依從他。啊，就像他父親我也處處忍耐。咧……敏伯，你也不可太任性，千總得顧憐顧憐妻子小姐，你也別哭了。敏伯，你外面去罷。敏伯聽了，便走了。出去淑儀也不哭了。誰知春秀却在旁邊說了幾句話，頓時又觸怒了淑儀，引出許多話來。欲知春秀說的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嫁後光陰

江紅蕉記述

第六回 楊仲瑜託帶欠資信 施千里打碎古花盆

話說敏伯夫婦一場吵鬧。經敏伯的母親勸論一番。敏伯便走了出來。錢淑儀也不哭了。這時春秀在旁邊。淑儀便和春秀說道：「你哥哥待我那一件事，肯體恤一些。今天我腰痛着他還逼我去翻箱子。我不這樣鬧一場，他還得逼我。如今他才軟下來了。真是一個銀樣蠟鎗頭。」春秀道：「嫂子你罵那一個罵得清楚些？」淑儀道：「我沒罵人，你怎麼賴起我來？」春秀道：「你罵了人不認麼？你罵我哥哥是銀樣蠟鎗頭，那麼他的父親母親妹妹是什麼？請你吩咐一句。」淑儀道：「你哥哥不是銀樣蠟鎗頭是什麼？」春秀道：「好好！王媽張媽你

們都在旁邊聽好了。我請母親來問你說着便去拉了母親進來把這話告訴過了。又問淑儀道：「嫂子你說罷我母親是什麼淑儀老羞成怒也不肯退讓直着喉嚨道：『你哥哥做定了銀樣蠟槍頭敢是你妹子給他幫助來欺負我麼？』說着便又號陶的哭了一壁哭一壁罵天媽地的喊道：『我娘家窮了一些誰得欺負我麼？做妻子的什麼多得該派不是的麼？』春秀的母親本來是一個忠厚人期期艾艾不狠能說話但是聽得也發起火來了便用了氣力說道：『誰欺負了你呢？你做媳婦什麼事敏伯總不顧問我也不來管你們的。』你如今罵了丈夫還不擔差連尊卑上下都不知道了麼？好好你既然受了委屈你去叫你父親哥哥出來伸冤便了。春秀的母親說着臉也迸得紅了氣也急得喘了。張媽便扶他坐下去沖了一杯茶來這時敏伯聽得了默默的奔進來照準了窗面前的一張方桌上用力碰的一拍道：『你敢是反了竟

罵起我來麼。王媽你快去請你們老爺來快去快去。王媽道：太太少爺五小姐不要生氣。我們小姐一時失於檢點說差了一句話，請不要作真。我王媽代磕個頭賠了，不是免得去請我們老爺了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罷。以後我們小姐自然留神不再冒昧。今天恰巧在氣分上，所以沒留着神。咧。王媽這幾句話說得狠，是圓到原來王媽是淑儀母家的傭人嫁的時候。由淑儀帶過來的。他見這情形不妙，所以一壁說着一壁便真和春秀的母親。親敏伯春秀磕頭。春秀的母親究竟是一位忠厚人，見淑儀已不開口，只蹀在牆角裏哭。又由王媽代爲賠罪，也就心平氣和。春秀見母親已不作聲，也就扶了母親到自己房裏去了。敏伯和淑儀究竟是夫妻，過了兩天依舊鱗鱗不在話下。不過婆媳姑嫂之間從此非常不睦。這次淑儀好似打了輸官司，面子上自然不敢再冒昧。骨子裏對於春秀真是臥薪嘗膽，不忘報。

仇雪恥沒有好久也是他的運氣春秀的倒霉這年的七月裏春秀的母親跌中而死繼母蘊嫻又和春秀不合爲了拜年問題心裏格外不高興淑儀乘此與蘊嫻聯絡處處欺負春秀起初品山狠疼愛春秀後來經蘊嫻的煽惑讒言父女的感情也逐漸的淡薄了春秀也只得住在校裏難得回家半年裏至少回家四五次回家一次總得哭了一場才走瓊玲見他終日傷感不是道理便在說話之中暗暗勸他早些出嫁幸得品山對於春秀婚事並不反對家庭裏也希望春秀早些出嫁春秀也覺得這樣的家庭一天不脫離一天不能快樂所以對於瓊玲也略示首肯之意幸得仲瑜現在上海任事瓊玲便想把這情形說與他聽這天是星期六瓊玲從學校裏回去恰巧仲瑜也在家裏仲瑜便問道明天他來不來他來了我們到半淞園去玩罷瓊玲便在他書桌旁邊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只望着他笑却一句話也不

說。仲。瑜。道。你。怎。麼。兀。自。的。笑。難。道。吃。到。了。笑。藥。不。成。我。問。你。話。怎。不。答。我。瓊。玲。道。你。問。什。麼。我。沒。聽。得。啊。仲。瑜。道。我。問。明。天。他。來。不。來。瓊。玲。道。哦。原。來。這。一。句。話。你。怎。不。說。清。楚。些。我。也。不。知。道。你。問。的。是。誰。咧。只。說。是。他。他。又。是。誰。呢。仲。瑜。道。算。了。算。了。不。要。胡。纏。罷。瓊。玲。道。誰。給。你。胡。纏。呢。你。自。己。不。說。明。白。我。怎。答。得。上。來。仲。瑜。道。我。問。春。秀。明。天。來。不。來。瓊。玲。沈。着。臉。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仲。瑜。道。咦。怎。麼。忘。了。不。是。我。託。你。代。約。他。的。麼。瓊。玲。道。我。又。不。是。郵。政。局。郵。政。局。也。得。貼。了。郵。票。才。得。寄。信。你。郵。票。也。沒。有。貼。當。然。不。負。責。任。仲。瑜。道。沒。有。貼。郵。票。儘。可。以。罰。本。埠。信。只。要。一。分。郵。票。以。欠。資。論。也。只。兩。分。照。章。向。受。信。人。索。取。無。論。如。何。信。總。得。寄。到。才。是。瓊。玲。道。我。早。已。說。過。了。我。並。不。開。郵。政。局。你。也。沒。有。信。交。給。我。我。怎。能。代。你。寄。送。呢。仲。瑜。道。你。禮。拜。一。到。學。堂。的。時。候。我。不。是。交。代。你。託。你。帶。信。給。他。的。麼。瓊。玲。道。嗻。原。來。是。個。口。信。我。

已。忘。了。仲。瑜。道。你。當。真。忘。了。麼。瓊。玲。沈。着。臉。道。誰。騙。你。不。成。仲。瑜。沒。精。打。彩。道。既。已。忘。了。也。沒。奈。何。的。明。天。早。晨。託。你。叫。阿。珠。去。請。他。來。玩。罷。瓊。玲。道。你。要。請。他。玩。你。自。己。叫。阿。珠。去。何。必。要。我。夾。蚌。炒。螺。絲。呢。你。們。到。那。裏。去。玩。也。輪。不。到。我。我。也。不。值。得。插。在。裏。面。以。後。你。們。直。接。談。判。罷。仲。瑜。道。我。可。是。那。裏。得。罪。了。你。由。我。賠。罪。如。何。千。萬。不。要。生。氣。阿。珠。非。得。你。命。令。不。行。你。要。什。麼。酬。謝。我。總。得。照。辦。就。是。了。瓊。玲。道。我。也。不。要。你。的。酬。勞。只。要。你。以。後。不。許。再。和。春。秀。說。話。仲。瑜。道。那。：：：。那。是。：：：。不。行。的。瓊。玲。嘆。嗤。的。笑。道。你。這。種。神。氣。自。己。去。照。照。鏡。子。也。得。笑。出。來。呢。告。訴。了。你。罷。春。秀。明。天。十。點。鐘。才。來。咧。仲。瑜。站。起。身。來。笑。道。我。早。說。他。一。定。來。的。他。果。然。來。了。瓊。玲。道。且。慢。你。可。知。道。如。今。春。秀。在。那。裏。仲。瑜。道。這。個。我。怎。知。道。瓊。玲。道。那。麼。你。怎。說。他。果。然。來。了。呢。既。然。還。沒。有。來。你。手。裏。執。着。的。穩。瓶。留。神。不。要。打。破。仲。瑜。自。覺。好。笑。

時已近午。吃了中飯。瓊玲和他母親去買綢緞。仲瑜因爲姨母家裏來喚。不知何事。匆促而去。且說這位姨母姓周。是母親的舅表姊妹。姨丈叫做周牧。村前清做過兩任實缺知縣。手中略有積蓄。他是安徽人。一向住在江蘇。民國以來。遷居滬上。優游歲月。年已半百。膝下猶虛。娶了兩個。如夫人也沒有生育。過都先後遣去。狠覺寂寞。恰巧有位換帖弟兄。姓邵名平陽的。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已嫁一個。還只七歲。母親已死。娶了續絃。狠不喜歡這女兒。平陽就把他過繼與牧村。牧村得此螟蛉。愛若己出。取名靜瀾。請了一位先生給他讀書。靜瀾生性聰明。而且出落得俊美。非常。後來有人勸牧村送靜瀾進女學。靜瀾自己也不願在家裏讀書。所以就進了景文女學。寄宿在校中。每星期回家一次。那時仲瑜還在上海中學校裏讀書。這位姨母總叫仲瑜去和靜瀾溫課。仲瑜也狠起勁的去。正所謂綠窗問字。紅袖添香。兩人的情。

緒逐漸的抽發。狠是款洽。不過大家心上。只有一些微痕。却沒有一些形迹。從沒一語半言。關涉於情愛。并且都狠莊矜。這樣的歲月。約麼有一年半的長久。仲瑜便到北京大書去了。彼此也沒有通過一次信。仲瑜也難得回南。就是回南。大都狠匆促的打一個轉。更沒有功夫到周家去。只有前年的暑假。仲瑜回家。足足住了兩個多月。周家又恰巧全家到安徽去吃喜酒。就在這年的六月裏。春秀與瓊玲。非常要好。互相往還。仲瑜才和春秀邂逅在兩個月裏。朝夕相對。彈琴敲詩。倒成了狠要好的朋友。春秀家裏與靜瀾家裏。是不同的。處處狠新法。放任兒女。所以仲瑜到了北京。便與春秀時常通信。春秀的母親。不消說得是不顧問的。就是春秀的哥哥。尤其是醉心歐化的。人。他和淑儀。便是由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對於妹子。當然也不干涉。春秀的父親。李品山呢。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也不干涉兒女。和人通信的自由。

有一次他接到了好幾封信他就照例塞在剪信機器裏只須一擲各信都剪開了。誰知其中有一封信是仲瑜寄給春秀的信中的言語倒還大方。雖有些紙短情長之談。却沒有踰閑軼軌的話。品山瞧着笑了一笑。仍舊把信插在封套內。遞與春秀。聲明是誤拆。還給女兒道。歉。咧。不過春秀對於仲瑜來信。總遮遮掩掩。不肯給人知道。旁人不察。便誤爲他是秘密通信。所以發生常熟。老朱媽把仲瑜的來信。藏起來的事情。其實兒女們正當的情愛。品山是完全不願問的。只在說話之間。乘機把情愛的正途與非正途。指點給兒女們聽。好使他們不至於走差了途徑。所以仲瑜和春秀通信。是一無阻礙。人是處兩地。心却愈趨愈近。那靜瀾方面。幾年沒見面。也沒信息。自然慢慢的淡忘了下來。直到如今。兩家雖是往來。靜瀾却難得到楊家來。所以疏了不少。不過姨母對於仲瑜。從小就狠疼愛。近來因仲瑜回南在上海做事。

便。揀。了。一。個。日。子。請。他。到。家。裏。去。吃。夜。飯。一。來。是。敘。敘。戚。誼。二。來。是。介。紹。自。己。的。東。床。和。仲。瑜。見。見。面。仲。瑜。狠。是。突。兀。靜。瀾。何。時。配。親。何。時。出。嫁。一。些。訊。息。也。沒。知。道。便。問。姨。母。道。靜。妹。怎。麼。時。候。做。的。喜。事。我。沒。喝。到。喜。酒。啊。姨。母。道。還。是。去。年。九。月。裏。咧。那。時。你。母。親。恰。巧。有。病。沒。有。來。你。妹。妹。一。個。人。也。不。肯。來。他。們。沒。和。你。談。起。麼。說。着。便。出。去。和。他。的。女。婿。介。紹。原。來。是。一。個。二。十。餘。歲。的。少。年。品。貌。還。不。壞。姓。施。名。千。里。席。面。上。沒。有。多。談。靜。瀾。猶。其。是。沈。着。臉。不。作。一。聲。仲。瑜。便。感。觸。到。前。塵。也。有。些。不。快。好。似。天。氣。暖。了。好。幾。天。忽。然。吹。了。一。陣。寒。風。身。上。打。了。一。寒。噤。自。然。要。想。起。春。風。的。和。煦。了。仲。瑜。見。靜。瀾。這。樣。的。沈。默。更。疑。心。到。靜。瀾。也。許。爲。了。我。忘。了。他。他。失。望。之。下。所。以。這。樣。不。快。但。是。新。婿。施。千。里。何。以。又。這。樣。的。沈。默。呢。是。否。也。爲。了。我。呢。是。否。知。道。我。從。前。和。靜。瀾。有。這。麼。一。段。軼。史。呢。其。實。這。一。段。軼。史。已。失。記。載。的。價。值。也。似。

報紙上記載的事情大都羌無故實什麼某將軍戰勝某軍隊咧什麼某團體預備全國大罷工咧完全是報館記者在記室裏造出來的電報當時或者有一些影響過了若干日後這種新聞絲毫不生效力了那麼這種報紙自然只有包包銅元填填籃底罷咧我和靜瀾這段軼史亦何嘗不是這樣新婿的不快或者目標不在我罷仲瑜這樣的想着草草吃着東西也沒辨是什麼滋味姨丈對於仲瑜向來是狠淡薄的所以也沒有談多少話姨母見仲瑜這樣的沈着臉也誤爲仲瑜見了新婿不快不敢多說什麼不過兩位老人對於這位東床都很疼愛真是一位嬌客就是吃一樣菜總揀精肥的給千里吃千里却仍默默的很鎮靜坐着每逢他岳丈岳母夾着菜過來的只微微點一點頭一桌子的人食量要算他最好但是食量最小的靜瀾了靜瀾所吃的只抵得他丈夫所吃的二十分之一仲瑜道

這樣的觀察也忘了。所以一餐夜飯完全沒有辨到滋味。姨母問

可口。一些仲瑜也答不上來。不但說不出那樣菜怎樣的可口。并

幾樣什麼菜也說不出一個名目來。便胡亂答着道。今天的菜什麼都可口。

姨母笑道。總有一兩樣比較可口些罷。怎能都好。大概什麼都不配你胃口。

麼。仲瑜道。我吃東西向來不講究的。只要烹製得略好一些。便覺非常適口。

何況姨母這裏的菜都是自己烹調的呢。姨母道。你的話偏偏錯了。今天的

菜恰巧大都不是我製的。我只製了一樣。你辨得出那樣是我製的。仲瑜聽

了。這話委實窘起來了。不說罷。姨母要生氣說罷。又無從說起。便瞧着靜瀾

誰知靜瀾忽然的臉上紅起來了。靜瀾的臉紅也有一個原因。他在從前只

知讀書。或者做做針線東西。灶廚間裏是不踏到的。近來是大不相同了。什

麼事都得做啦。今天的菜都是他製的。他見母親問仲瑜。仲瑜忽然向他一

瞧他想仲瑜一定是贊美他烹調之美了。所以狠不自然的臉紅了。仲瑜見他這樣格外說不出話了。姨母道你住在北邊慣了南邊的菜滋味也辨不出咧說着哈哈的笑了一陣。牧村也笑道你人是回了上海你的舌沒有帶回還在北京呢說得大家笑了。在這笑聲裏大家站起來了。牧村道我們書房裏坐罷。仲瑜便和靜瀾道我們大家去坐坐。新壻便向仲瑜很很的瞧了一瞧。仲瑜忙改口道姨夫先請牧村便在前走着。仲瑜跟在後面。姨母也跟着新壻和靜瀾沒有進去。傭人來沖了杯茶便出去。仲瑜得了這機會便問道千里兄是那裏人。那年配的親也住在上海麼。牧村聽了微微帶着嘆氣的聲音道他原籍也是安徽上海住得久了所以一口上海音了。他人還聰明現在大華銀行裏學習。每天行裏完畢之後回來得也不狠遲。不過小夫妻不……我們也無法可想。仲瑜道千里兄住在這裏的麼。牧村道哦我忘

却告訴你了他是入贅進來的我起初并不想入贅都是你姨母的意思這時姨母也攙口道我們因為沒有兒子靜瀾狠捨不得把他嫁出去要是他還好了果然我們太寂寞就是靜瀾也要去摸陌生人的脾氣公婆善些的把嫁脾氣古怪的至少也得在黑暗裏摸上一年半載咧我和你姨夫商量他也覺得招贅好不過現在事情倒有些彊了早知這樣煩惱便把靜瀾嫁了出去也清靜得多啦仲瑜聽他們口氣知道他們家庭裏一定有因靜瀾而發生的不快事故不敢多問便把無關緊要的話岔開去他們也似乎不願意講這話牧村道聽說你上星期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不知杭州是怎樣情形了我年年想去年年沒去得成究竟你們年紀輕的人福氣手脚輕健要去便去我們是出一趟門比登天還難咧姨母道我今年無論如何總得去燒一回香咧每年你母親到杭州總來約我我答應了他却總不能去不

是生病便是有事活了幾十歲的人天竺靈隱也沒到過死了也難見閻王呢你們是左一次右一次杭州的青草也給你們踏掉了仲瑜道我到了北京也沒到過杭州上星期是幾個同事拉着我去的只住得一夜各處也不過走馬看花一般不過見識見識罷了一處也沒子細的留連如今西湖上馬路已造到天竺了我們從新市上坐汽車到靈隱的聽說還有好幾家汽車行要開出來咧我沒有到北京的時候也去過幾次那時西湖上馬路也沒築洋房也還少如今是大不同了姨母道今年你母親可要去燒香麼要是去的請他來約一約仲瑜道我母親去是總得去的不過他名爲燒香其實玩耍與姨母不同的聽說我母親一輩人去燒香並不限定到廟裏去燒走過靈隱天竺便去從從興燒幾顆香磕兩個頭不走過就不燒想起了就在旅館裏當天燒香姨母道阿喲喲不怕罪過麼太不虔誠了那是我不和

他們同去了。說到這裏，靜瀾進來。仲瑜便略略欠身。牧村沈着臉道：「不必客氣。你坐罷。」隨又指着他母親旁邊一張椅子，向靜瀾道：「你坐在這裏。」靜瀾便默默的坐着，臉上漲得狠紅。牧村很沈毅的和靜瀾道：「一個孩子總得聽長輩的話。你是女孩子，也得懂做女孩子的道理。啊，說得靜瀾狠鬱抑，眼圈兒也紅了。」姨母道：「你總這樣當了人的面教訓他，算什麼呢？」這時千里剛進來。仲瑜便招呼他坐。千里便點點頭，坐在坑床上了。仲瑜見他這樣，踞傲心中狠不快，便瞧瞧手表，站起身道：「啊，喲，十一點鐘快到了。我要回去咧。」姨母道：「再坐一回談談。」仲瑜道：「不坐了。」過天再來罷。正說到這裏，那坑几上的一盆蘭花忽然碰的一聲，倒在地下。大家都吃了一驚。那盆是黑底五彩康熙窯非常古貴，却打得粉碎，散在地上。那盆裏的泥也撒得滿地。究竟這盆蘭花怎樣跌下地來，仲瑜回不回家，且聽下回分解。

嫁後光陰

江紅蕉記述

第七回 重落風塵讖兆先示 兩度傀儡姻緣未諧

話說楊仲瑜剛和他姨母姨丈告別坑儿上的蘭花盆忽然墮地靜瀾站在旁邊嚇得呆了。牧村便問道：「盆放得好好的，怎會掉下地來？」千里道：「因爲仲瑜要走，站起相送，誰知我剛站起，靜瀾把我一撞，我身子碰動了坑儿，盆就掉下來。我沒捨得住，靜瀾紅着臉道：『我沒有撞你身子，啊你自己闖了禍，倒丟在我身上。』牧村道：『這樣古盆被你打碎，真正可惜。』說時，千里就俯身下去，拾碎磁片一塊一塊的，拼着牧村，怒道：『難道還拼得成麼？』千里便釋手站起來，只望着牧村不作一聲。牧村對仲瑜道：『這瓶自從他們結婚用了，便沒收。

拾。有。一。次。灌。水。靜。瀾。也。曾。把。他。掉。過。下。來。却。掉。在。坑。墊。上。沒。有。打。得。碎。如。今。果。然。碎。了。這。也。是。天。數。還。有。何。說。說。着。深。深。的。嘆。了。口。氣。仲。瑜。道。這。都。是。我。的。不。是。我。早。走。一。步。或。者。遲。走。一。步。也。許。沒。有。這。事。了。牧。村。道。這。事。與。你。毫。不。相。干。你。何。必。多。心。你。回。去。罷。有。空。常。來。談。談。你。父。親。有。信。來。麼。仲。瑜。道。一。個。多。月。沒。有。信。了。大。約。狠。忙。着。我。去。了。說。着。便。慢。慢。的。走。出。來。大。家。送。到。門。口。才。分。別。仲。瑜。回。去。瓊。玲。與。母。親。早。已。回。家。便。把。這。事。說。知。母。親。聽。得。呆。了。好。久。沒。有。作。聲。瓊。玲。問。爲。什。麼。發。怔。母。親。道。我。想。這。事。狠。不。吉。利。仲。瑜。道。母。親。你。總。迷。信。打。碎。器。皿。是。常。有。的。事。不。必。忌。諱。瓊。玲。道。我。們。在。學。堂。裏。天。天。有。人。打。碎。碗。盞。要。是。都。迷。信。忌。諱。那。還。了。得。母。親。道。你。們。年。輕。的。人。自。然。不。信。其。實。打。碎。東。西。確。有。些。讖。兆。舊。年。四。舅。舅。在。大。豐。洋。行。做。買。辦。不。是。狠。賺。錢。狠。順。利。外。國。人。也。狠。信。任。他。的。麼。不。知。怎。的。有。一。夜。他。們。傭。人。懶。惰。吃。過。

夜飯有同伴約他們到新世界去玩耍緊着去沒有把夜飯碗洗掉待到玩了回來時候已是不早便把一疊碗放在桌子上到了夜深人睡靜了以後老鼠見碗裏有魚骨頭蝦殼之類爬上去吃把一疊碗爬翻事真奇怪十隻碗中九只都沒有碎却打碎了四舅舅那隻白地金花飯碗四舅舅乃是新法人他不信忌諱的誰知不到一個禮拜洋行裏的大班爲了一注生意與四舅舅意見不合就把四舅舅辭掉了你們說沒有忌諱怎麼這樣的巧呢還有哈同路劉家叔娶的李娟娟不是狠要好麼合在一起也有六年多了前個月李娟娟洗臉沒有留神手一帶把一只肥皂缸掉在地下打碎劉家叔叔也在旁邊瞧得呆了李娟娟也失了神原來他們借房子的時候別樣東西一件還沒有買却在惠羅公司先看中了一只肥皂缸便買了回去算是一件紀念品如今打碎了怎樣不感觸他們傭的大姐阿寶見他們出

神便勸慰道。這缸也六年了。什麼東西都已壞掉。獨有這缸。留到今日。總算狠耐用的了。明天再去買一只新缸。這只賞給我罷。我拿去叫釘碗的釘起來。放在下房。還可以用。上房是用不得了。他這樣的說着。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什麼東西。五六年間。總得破碎的。保留到六年。已是逾分的事。但是李娟娟聽了。這話格外的觸動了心境。便叫阿寶把碎缸拾了起來。道這缸是我心愛之物。不能給你。須得與我叫釘碗的釘好了。我還要。用咧。你們下房要用。我給你錢去買一只便了。阿寶只得應命。明天釘好了。依舊放在鏡枱上。許多人都說不雅觀。但是李娟娟總不肯丟去。意思裏竭力想避去讖兆。誰知不到一個月。劉家叔叔又娶了花韻英。把他拋棄。他憤無可洩。託人出來辦了交涉。才與丈夫離開。重落風塵去了。你們只要瞧這兩件事。便知讖兆是靈驗的。所以我狠和靜瀾擔心呢。靜瀾這孩子人品也好。學問也好。只

是有些拘執他不贊成的事無論如何至死不變的千里呢又不肯用功二十歲的人中學都沒畢業事理亦不清楚夫婦兩人都是有日記的有一次牧村調查他們所記的是某月某日去賀張蔭之繼母的壽辰靜瀾記的狠準千里却寫作庶母牧村把千里教訓了一頓像這樣的人怎麼看上靜瀾的眼靜瀾的眼界是何等的高他們的婚姻牧村夫婦的主張也沒問過靜瀾願不願未結婚之前也沒見過一面起初只說是領的螟蛉子始終不和靜瀾提及給他招贅的話直到後來靜瀾見他們所辦的物件知道不是螟蛉子用得着完全是結婚所用才知道是給他辦的心裏狠不高興但是他又不敢向牧村夫婦問也不敢表示反對態度到了吉期任着別人擺布像傀儡做戲一般做了一天的戲完全是別人指使完全另有人牽着做的不過結婚了以後對於千里始終沒有過一回笑臉總是凜若冰霜狠消極的

抵。抗。晚。上。總。是。和。衣。而。睡。防。範。得。狠。嚴。密。至。今。只。做。了。一。個。名。義。上。的。夫。婦。
 骨。子。裏。比。陌。生。人。都。不。如。起。初。他。還。不。如。此。只。睡。在。床。上。哭。到。了。二。月。廿。七。
 的。那。天。是。結。婚。的。正。日。……瑗。玲。道。這。日。子。我。都。知。道。何。必。說。他。瑗。玲。的。母。
 親。道。你。自。然。完。全。知。道。不。必。再。聽。你。哥。哥。那。年。在。北。京。什。麼。也。沒。有。知。道。啊。
 我。是。講。給。他。聽。並。不。要。你。聽。啊。仲。瑜。道。不。要。去。管。他。母。親。講。下。去。罷。母。親。才。
 向。瑗。玲。笑。了。一。笑。道。二。月。廿。七。的。那。天。我。也。被。你。姨。母。接。了。去。吃。喜。酒。才。知。
 靜。瀾。却。睡。在。床。上。兀。不。肯。起。身。牧。村。先。叫。你。姨。母。去。勸。他。總。不。作。聲。牧。村。自。
 己。跑。進。去。勸。他。仍。不。作。聲。你。姨。母。便。託。我。去。勸。他。……仲。瑜。道。母。親。怎。麼。樣。
 說。母。親。道。我。是。不。過。幾。句。狠。空。泛。的。話。我。說。女。孩。子。長。大。了。總。得。嫁。人。的。嫁。
 了。出。去。公。婆。姑。叔。的。脾。氣。至。少。也。得。一。年。半。載。才。摸。得。熟。真。好。比。另。投。了。胎。
 重。新。做。一。個。人。如。今。是。雖。嫁。却。不。出。去。仍。在。自。己。家。裏。究。竟。適。意。得。多。這。是。

招女壻的好處。你父親還沒有兒子。當你兒子一般的歡喜。新壻聽說人狠忠厚的。這都是你的福氣了。你是狠聰明的。怎想不穿呢。快些聽了你父母的話罷……我這樣的說。他竟爬起身來了……仲瑜道。他竟聽你的話了。麼。母親道。唉。他何嘗是聽我的話。他爬起身來。在床沿上。向我蹣頭。我立刻拉住他。他便哭道。你們的意思。我都感激。但是我自信我的心已死了。求你們也當我也死了罷。帶哭的說。着重又倒下去睡了……瓊玲道。他瞧見了母親。也許想起了哥哥。所以這樣的哭。仲瑜道。妹妹。你又要胡說了。母親道。你妹子的話也非全是胡說。其實當時。你要向他們求親。姨丈姨母也狠有這意思。靜瀾也不反對的。如今事反僵了。不過話又要說回來的。姻緣本是前生注定的。不是人力所能挽回。假使你果然向他們求親。也許不成呢。仲瑜道。那麼靜瀾既然這樣堅決。怎麼後來仍舊結婚了呢。母親道。是啊。誰也

如此說的。我被他這樣一哭。我就心軟了。說不下去。去牧村。又託了許多至親。去勸他。都不成功。便找到靜瀾的姊姊了。仲瑜道。那一個姊姊。母親道。自然是二姊啊。二姊是靜瀾的胞姊。嫁在蘇州宋家。時常和牧村家裏來往來。瞧瞧妹子。其餘都是繼母所出。與靜瀾是不往來的。仲瑜道。這個我知道。不過二姊什麼時候嫁的。我却不知道啊。母親道。他是你到北京去的。明年就嫁了。姓宋的是狠好聽。說在上海一個外國律師那裏做翻譯。二姊是出名的能言善辯。牧村狠看得起他。所以又請他和妹子去遊說。牧村道。我這裏的情形。二小姐你都知道。我所希望的。只有這一層層。我平日待你妹子怎樣。二小姐。你也瞧得狠清楚。現在靜瀾這樣。怎麼對得起我。今天這日子。是請吳鑑光。和倪天鴻。兩人合選的。是一個五行相生的王道吉日。主丁旺財發。要是錯過了。真是千載難逢。並且我這裏的場面。叫大不大。說小也不小。靜

瀾真不肯上轎叫我這個臺怎麼坍得下叫我這個臉攔到那裏去二小姐你是明白人這話可不是呢現在誰也都去勸過他總沒有效驗所以不得不煩勞你二小姐咧你們是親姊妹什麼話都好講務必請你成全……仲瑜的母親說到這裏覺得喉間有些燥喘了幾聲阿珠倒了一盃茶過來喝着仲瑜道牧村這老頭兒倒瞧不出他這幾句話說得又兇又婉橫也二小姐豎也二小姐却又說得比蜜還甜啊仲瑜的母親道可不是呢二姊被他這樣的一說自然只得去和妹子商量誰知靜瀾不待他開口便搶先說道二姊你是我親姊妹我邵家面上只有你一個人是最親愛的了你應得幫幫我不該再給周家的人來做說客啊我雖然現在也是周家的人但是你總是我邵家的親姊妹啊說着竟抱住了二姊的手哭了二姊也拉了他的手安慰他道你且不要哭我也不是給他們來做說客的不過你要想……

……二姊說到這裏見房裏人很多而且你姨母及牧村還有許多賓客擠滿了。一室覺得心裏這一句話不便說出來因此頓住了便改口嘆了一口氣却向衆人瞧了一瞧牧村真乖巧便招呼許多客人到外面去用點心我也走了出來却被二姊喚住道楊家伯母你可能坐一會我有件事要和你說呢我才回了進去這時房裏只有我們三人二姊才輕輕的說道楊家伯母是狼要好的什麼話談談都不打緊好妹子你要想你的境地啊我們家裏的情形似乎沒有我們姊妹二人的地位了我是總算嫁得還不錯你現在的立足點只有這結婚的一點了。你本是螟蛉你要惱怒了周老頭兒他怎麼甘心他至多把新婿當作螟蛉另外娶一個媳婦便了你的地位不見得就不生危險你回去罷又不行不回去罷唉這真說不得咧到了那時不知是什麼樣誰都不敢逆料啊即使周老頭兒依舊待你如此你遲早總得一

嫁。並且周老頭兒的頑固是江山好移本性難改你的婚事總得由他作主。你遲早總得一嫁何必固執否則徒傷感情毫無實益我是你的親姊妹決不作弄你的楊家伯母雖然這裏的親戚但是從小就疼愛你的與自己的母親相仿也不會騙你的二姊說到這裏我也勸了一陣靜瀾忽然收淚似乎有些覺悟沒有話說停了會兒大家又進房來了把他扶了起來給他裝扮他也不拒絕牧村夫婦很是歡喜向二姊謝了又謝結成了婚賀客歡呼暢飲誰知靜瀾這小妮子心真堅得比鐵還利害千里真無法可想過了好幾個月依舊如此雖天天睡在一起實際上與吳越一般就是白天也不很交談牧村是望孫很切瞧他們這樣非常憂急時常諷勸却也沒有效力又去託二姊二姊笑道啊啲啲俗語說媒人不包生兒子啊我既不是媒人格外差得遠了牧村道不過小夫妻這樣的不睦總不是久計二小姐靜瀾究

竟。是。你。的。妹。妹。這。是。他。的。終。身。大。事。你。總。得。給。他。想。法。子。二。姊。聽。了。一。想。覺。得。這。樣。不。睦。比。不。結。婚。還。壞。無。可。奈。何。只。得。又。去。勸。靜。瀾。起。初。兩。次。靜。瀾。還。不。作。聲。後。來。靜。瀾。有。些。怒。意。了。總。不。待。二。姊。開。口。便。說。誰。再。來。勸。我。就。死。給。誰。看。嚇。得。二。姊。再。也。不。敢。開。口。只。有。相。對。着。彈。淚。二。姊。因。此。想。到。了。自。己。的。身。世。也。很。悲。傷。總。對。靜。瀾。道。總。而。言。之。自。己。的。親。生。母。親。不。死。你。我。都。沒。有。今。日。之。下。靜。瀾。道。既。到。這。地。步。索。性。聽。天。由。命。何。必。再。顧。慮。什。麼。二。姊。見。他。這。樣。的。剛。毅。便。不。敢。再。勸。了。牧。村。見。他。們。結。婚。已。七。個。月。了。依。舊。如。此。便。又。去。叫。瞎。子。推。算。可。有。什。麼。凶。星。瞎。子。說。結。婚。拜。堂。錯。過。了。時。辰。恰。恰。煞。氣。一。冲。把。天。喜。星。冲。散。所。以。夫。妻。不。睦。牧。村。問。可。有。什。麼。釀。解。方。法。瞎。子。道。有。有。只。要。拜。七。天。玉。皇。懺。禮。兩。天。斗。姆。斗。另。外。揀。一。個。吉。日。良。辰。重。新。拜。堂。吃。交。杯。酒。夫。妻。自。然。和。睦。牧。村。道。那。麼。就。託。了。你。們。罷。當。即。選。了。十。月。初。二。

未時重諧花燭仍照第一次一般擺佈靜瀾絲毫不抵抗了但是懺也拜過了依舊不睦着牧村舍飴弄孫的希望依舊是絕望至今還是這樣你也難得去的去了他帶累他們打碎了這只盆我覺得很有不吉利的讖兆在裏面呢聽說周家樓下廂房裏住的那何家夫婦二人都是很新的都是主張什麼戀愛自由的他們很不以靜瀾婚姻爲然却又和靜瀾極要好現在那種新法只要下一些種子都是很容易茁芽結果的靜瀾給他們和在一起將來一定和千里離了婚才完結所以我覺得這只盆打碎得很蹊蹺你們如今不信將來便得信我的話了瓊玲道離婚這件事自然免不了不過打碎花盆就算是一種預兆却不能相信仲瑜道我也如此說咧總之靜瀾是吃虧在晚娘手裏我真不懂天下的晚娘對於前氏所生的子女總不能和親生子一般看待真不懂是什麼道理瓊玲向仲瑜微笑道是啊晚娘實

在可惡得很。在晚娘勢力下的子女，真可憐啊！你是有心人，怎麼樣救濟救濟呢？還是先救濟男子呢？還是先救濟女子？我想男子的抵抗力似乎比女子強一些，還是先救濟女子罷。你說是不是說着又抿嘴兒向仲瑜笑。仲瑜道：你現在說話怎麼常常含着骨頭說我怎麼說得過你母親？你給我評論評論。母親道：你們說的話我不懂你們的意思，教我怎麼下批評。仲瑜的母親雖這樣的說着，但是心裏比吃了螢蟲還要亮。瓊玲不說已很明白，瓊玲說了自然格外明白，自然是諷刺。仲瑜對於春秀已動了愛憐之念，他對於兒女的婚事完全放任，並且春秀也時常來往，覺得人還不差。所以在兒子上面並不反對。春秀在晚娘手裏過生活，自然早日脫離爲是。仲瑜也早已託瓊玲向母親探聽口氣，非常滿意，但是那晚仲瑜當面却還不肯向母親說，覺得還沒時機成熟，總得待瓜熟蒂落，方是自然。仲瑜的母親倒很盼望。

他自己快快說知就可以立刻答應娶了回來一來可以使春秀不再受晚娘的氣二來自己也可以希望抱孫子咧這一層思想無論那一個婦人總是有的沒有兒子的時候總希望生個兒子待到兒子到了十六七歲已經希望要孫抱子咧要是兒媳結了婚兩三年不生育那是格外的盼望得切了仲瑜今年已是念七歲咧母親當然希望他快快結婚又覺得只有這一個兒子不能不由他自己去選擇如果代他訂了婚他不歡喜反不是害了他麼所以雖然仲瑜十七歲起便希望他結婚真希望到現在却始終沒有催過他一次如今見春秀和他很合得來性情也很好只希望仲瑜快快提出了求婚的意思成了這一段姻緣將來抱了孫子自己死了訃聞背後可以多印幾行字總算也不虛此一生了誰是那晚仲瑜仍不說明只得大家不提一瞧鐘上已是三點四刻瓊玲道我們講話講得忘了時刻咧大家

睡罷。明天可以早些起身。說着。又向仲瑜一笑。仲瑜也凝不住的。微微笑了。一笑。各自安睡。一宿無話。明日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仲瑜趕速起身盥漱。完畢。連忙趕到妹子房裏。揭開帳子。一瞧。瓊玲還是香夢未醒。沈沈的酣睡。不敢驚動。退了出去。用了些點心。又在書室中讀了一會兒。報覺得心緒很不寧。又到妹子房裏去。見瓊玲已醒。便催他起身。瓊玲道。我沒有什麼事。還要睡一會呢。仲瑜道。天氣很好。還是起身罷。我去叫阿珠預備洗臉水。說着。便奔出去。叫阿珠。不防在房門口。與阿珠撞個滿懷。阿珠忙站在一傍。讓路。仲瑜見阿珠手裏拿着一封信。便要來看。阿珠道。不是少爺的。是小姐的呢。不知此信是何人所寄。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